海營檢案謄錄 一

海營檢案謄錄

長渊朴文甫被告崔仁甲贊因自縊死

初檢官長渊兼任豊川府使趙贊顯跋辭内今此獄事初因纖芥之端竟作雉頸之鬼且無當塲叅看之證獄情之踈濶豈有如此獄者哉先檢其判死之地一間虛棚所掛横杖距地為五尺八寸且驗其結項之物一段木條作爲活套通計爲三寸九分是如乎若謂之被縊則其結締之痕宜交在於項後是去乙今此紫黯之痕由頦下直延於兩耳根之下且以屍親輩之必欲甘心被縊二字亦未嘗發口則其非被縊可知分叱除良志在捧債必無相害之心身無懷璧豈疑外來之賊由此觀之文甫之自縊致死已無可疑且以屍帳論之仰合諸部無他痕損只有縊痕起於頦下至於耳邊眼合唇

開手握齒露大腸頭㬎血等諸般形症胳合於無冤錄自縊
死條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自縊致死懸錄爲乎旀聽以苦主
之招雖似由於威逼叅以衆人之供無可執之眞跡是如乎
屍親之招一則曰場邊言詰是如是乎乃過限不報是何行
實只止數語金貞環之耳聞自在二則曰偕往不歸至於斯
境是如是乎乃俱到朴興根家渠自滅燈以去伴宿之宋順
祿目擊昭然三則曰督債刻薄是如是乎乃初無惡言相加
衆人之叅聽作爲明證今此諸人與崔仁甲無非生面在朴
文甫俱是比隣豈有厚於崔而薄於朴同然一辭少無參差
之理乎縱有督債之罔奈無由我之跡是乎旀朴文甫之死
旣由自縊又無威逼之證然則崔仁甲固無名目之的確而
大凡檢例若被屍親指告則不限輕重統稱被告故崔仁甲

段以被告開錄爲乎旀噫彼朴文甫此曷故焉像想情景去
市來市過限既多今日明日見督不以思量家勢報償末由
彷徨籬邊愁心層生其與明日見困無寧今夜遠然斷送一
縷於無知之間情則憾矣死固浪矣然而獄情至重恐不可
輕斷是乎旀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給付屍
親一件本府上一件粘付上 使爲乎旀金貞環朴永先宋
順祿李用水姜興周孫莫同或同宿或往來或通奇故並置
之詞連而孫莫同則別無可問之端故只捧單招爲乎旀初
非關閑事出半夜并無知覺故看證未得執定而朴與根段
崔仁甲之督債在於渠家崔仁甲之捉宿與受縛亦在渠家
宜有一問是乎矣沉病在內初無干涉姜興周之文出於金
貞環之招而年老耳聾別無緊關故并不得取招爲乎旀所

結木條既已尺量故不必圖畫而屍體段掘坎假埋灰印封
標逢授守直爲乎旀被告以下應問各人或拘或保以待覆
檢而覆檢官以康翎縣監文移請來爲乎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並
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音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壬午八月二十八日
覆檢官康翎縣監李圭明跋辭內大凡斷獄之法形症之是
察詞證而參之詞證之參宜先推理是如乎此獄段縱由八緡
銅纖芥之微未見蠻觸之蝸爭胡使七尺軀泰山之重竟作
溝瀆之雉經踈透莫如疑惑轉深所以有參情究跡屢回盤
詰是如乎朴文甫段以一村傖懶惰於食力之家貪愛於設
技之場二月賣絲五月糴穀盡消融於賭局去年空杼今年
鏧釭長貪賤之生涯督債見困方此時至左右思量方寸已

亂囮於屋中難免室人之讁播於隣底自愧少長之嗤報償
沒計愁恨動心彷徨庭際玉露沾襟忙促意中金繩迷路與其
明日見督孰如今夕遽然遂持三尺餘木條自經一丈許草樓
此固匹夫愚夫之本色浪死虛死之例套語其近景情則慽
矣先檢判死之地草樓橫木距地為五尺八寸結項之物一
段木條作為活套通計為三尺九寸也若謂之被縊則締結
之痕宜在項後而今此縊痕起於頦下至於髮際明是自縊之痕而屍親亦未
嘗以被縊發口必以威逼苦心稱寃者其非被縊可以反隅
且以屍帳言之眼合唇開手握齒露腸頭血點等諸般形症
節〻脗合於法文所論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自縊致死懸錄
為乎旀以崔仁甲論之欲捧餘債之地豈有暗箭之懷若抬
也孰不寃死而其辭只曰塲邊言詰尚今不報是何心腸乎

云ㄷ渾稱如非𧺝隘豈可遷殞乎爲告是乎乃食言數語金
貞環之口招丁寧滅燈伴宿宋順祿之目擊昭然分叱除良
只以温辭說去終無惡言相加衆供同然必無差爽今此崔
仁甲外處居生也朴文甫與諸人俱是比隣也豈可以厚於
崔而薄於朴耶督債而縱有墻角之嫌夠說而竟無威逼之跡
然則自縊如是的然由我不可擧論若被屍親指告通稱被
告係是檢例故崔仁甲段以被告懸録而獄體至重恐不可
以輕斷是乎㫆金貞環朴永先宋順祿李用水姜與周孫莫
同或通音往來或同宿故并置之詞連而與切隣面任或再招
單招而止爲乎㫆事出夜半并無知覺而初非闘閧故看證
未得執定朴與根段崔仁甲之督債在於渠家仁甲之投宿
與受縛亦在渠家宜有一問是乎矣方在病卧初無干涉故

不淂取招為乎旀屍帳三件良中地字號勘合書塡一件本
府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為乎旀所結木條旣
已尺量故不必圖畵而屍體段還入舊坎灰印封標逢授面
里任使之守直被告以下應問各人還授本府將卒為乎旀
縣監自此還官緣由並以牒報為卧乎事
題旨内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八緡宿債不過馬吊之物
一條虛棚何至雉經之變趂限責報縱有薄詰之嫌公證所
在奈無威逼之跡况以千金不輕之軀作為一夜無名之鬼揆以事
理究不淂說是去乙其奈賦性也至偏貫產則極貪當場之
遣悶旣多詰朝之困督必至於是乎一步悽愴二步彷徨忿
恨愈酷羞愧層生乃以寧遠之計遽辦自裁之舉即一可憐
浪死之人耳實因無疑屍體出瘞為旀崔仁甲段始也欺騙

甘作無賴之習從而徵索視若當捧之債責以延拖不無乖
戾之說期於即辦以示廹督之色猝爾投繯雖非所料由我
有律亦難全逭為先嚴刑一次取招報来為旀盖縊死之痕
前而纏繞於領頦後而斜八於髮際即形症之肯綮也而初
檢案中初不懸録於屍帳只為論斷於跋辭者有違格例是
遣活套而縊者其足雖地其身懸空始乃致死即其理勢而
初檢屍親之招曰半俯而立是果懸空而立乎抑或着地而
立乎語極糢糊事涉殊常而初檢則未及窮辨覆檢則全不
舉論者俱欠綜詳兩檢刑吏并別付過餘外諸人并即放送
之意初檢官良中一體枚移施行向事

壬午九月初四日

黃州金夢必 實因被刺死
正犯申已煥

初檢官遂安郡守趙用夏跋辭内醉䰟濛濃莫知殺活之爲
底件事巧緣湊集不分好歹者是甚麽人拖身嘖々宿契如
山拂袖揮々釰光似水胡爲乎百迷中一番左股眞可憐八
日内七尺捐軀犯雖无妄死固有冤是如乎同屍首出置光
明如例檢驗則沿身上下無他痕損而仰面左腿左邉有刀
傷處壹處分寸深濶毒氣蓄積以若重傷拖至八日猶云幸
矣而况兩手微搔皮肉緊縮等形症脗合於法文故實因段
以被刺致死懸錄爲乎旀噫申已煐同閑分金人皆曰平昔
好歹揮刀刺股孰能料忽地枉且與鄭怏々宿憤未霽刺金
陰々方墉已昏縱然事有息死犯有故眚其奈行刺者存被
刺者死正犯之目渠烏得免矧且昏醉中揮刀之說委臥時
同死等語箇々自服故申已煐段以正犯錄上爲乎旀鄭達

濟宅其心無良使其甥蓄憤伊日爭必之起波摠由渠矣之
釀禍脫衣出門之際執刀來家之時若使渠而當之安得保
無完其由是焉竟使無辜之人遽然作一去不返之魂渠於
此獄合置重勘然肇與金漢而無關緇又刀刺時不叅故以
干連錄上已煖妻田召史達濟妻李召史被刺之後連袂偕
往付藥等說既出供招宜置詞連而俱係證夫一次盤問後
并與劉德光罪人錄上為乎旀今此獄事犯者自服不須架
疊而變出州內不無叅看故到底鉤覈則屍親姜召史招有
曰適當節日近處男丁皆出場市一無看叅是如丁寧納招
故看證一款不得塡書餘外諸人別無可問式捧箄再招而
并姑拘囚行兇刀子初不拾納不得圖畫正犯申已煖嚴囚
州獄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給付屍親一件

官上一件粘付上　使為手决覆檢官以瑞興府使請移擧
行郡守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白乎事
題旨内覆檢狀憑考屍帳捧上向事　壬午八月二十八日
覆檢官瑞興府使尹宖善跋辭内致死男人金夢必屍身依
例覆檢後屍帳三件良中地字號勘合書塡一件官上一件
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是在果此獄段麴蘖釀禍金蘭
刎契厚義先忘姻婭惡緣巧湊朋友賣家技債食貪莫甚身
無鶺鴒之棲厨空瓶石之儲往怨屢矣常顚晋秦之誼蓄憾
久矣反成楚越之膽醉氣狂性驁然斗激脫衣而出門抽刃而
在手方其時也爾我莫知人鬼難辨以腰間之刀刺背後之
人刀是無情之物人則有誼之朋也禍變倏起料外情跡極
為狂悖讞獄到此更無他疑然而眽念三思恐或一毫疎忽

屍首翻轉澆洗仔細檢驗是乎則沿身腐消殆若骨檢而仰
面左腿一尻內貼血瘡四畔緊縮作孔量其深長分寸濶大
佗除良想像伊日光景已熳執刀之右手從後挽執則以左
手移執行刺故傷痕在於左股而諸拚符合犯者自服被刺
致死斷斷無他實因段以被刺致死懸錄是乎旀噫彼申已
熳段非日有故殺之心實出於酒狂之性而白刃所揮遽致
人命橫殞論以獄體三尺自在故申已熳段以正犯錄上是
乎旀哀此金乶必段素有平日交情忽見當場悖擧先爲諭
送從後力挽可見其冠纓之義而酒氣所使擅被刃刺奄奄
拖至八月悠悠斷送一縷參情究跡極爲慘切是乎旀鄭達
濟段處於甥妹之間視同奉臍使其甥之麁憤歛忽地之狂
瀾遂使無辜竟致非命者究其根由渠實作孽故以干連錄

上是乎旀劉德光段刀刺之變出於渠家門前而以西門外
觀市未得參省故以詞連捧招李召史段送鷄付傷又往問
慰故以詞連捧招而至若田召史正犯申巳㷂之妻也不無
證據是乎矣被刺之後與死者妻同扶入房故不得已一次推
問置諸詞連是乎旀先見行刺者即金夢必子七歲兒也年
尚蒙孩不爲取招金應用段出於羣蘭之招而方在病劇亦
未捧供屍親以下隨其緊歇或捧單招或捧再招行兇刀子
初不拾納未得圖畫上 使正犯申巳㷂具格牢囚該州獄
干連鄭達濟着枷拘囚捕廳應問各人秋穫方殷并姑保放
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臥乎事
題旨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悖漢之酗拏本非風馬之
及殺越之橫遭可謂池魚之殃揮手時被刺兇供自服左腿

遑重傷檢狀合符未踰八日遷殞一縷實因無容更議屍體即爲出瘞爲旀實因既定正犯斯得則安得不置之極律乎雖然法之將行情亦可原是如乎噫彼申巳燮者搆釁於學必起鬧於學必有心而刺故意而殺則其所謀殺難貸晷刻而今也不然顧其誼則結隣也語其業則同商也既無素蓄之嫌寧有亦憎之心第以各人供招想像當場光景方其醉酗之時庬憤助膽麴氣纈眼不分是人是鬼奚論孰親孰疎驀見把身之人仍拔在腰之刀胡然而揮胡然而刺渠必不知而不省此都是出於酒狂何可以責之人事謂以過誤不無可議歸之故必恐非其情然而刺則刺矣死則死矣至重者人命也莫嚴者獄體也參以跡則雖涉哀矜而勿喜斷以法則亦難低昂而曲貸而檢官仍定同推官爲去乎上項申

巳㬌月乙約日會推以別杖箇〻考察嚴刑壹次期於得情
為孫鄭達濟段其在切姻之誼胡忍越視秦瘠遂使不関之
人未免鴻罹魚網者究其由誰任厥咎亦嚴刑一
次取招仍因報來為孫初檢案中劉德光李名
史段依覆檢案以詞連釐正覆檢案中田名史
段依初檢案以罪人釐正是矣田名史若係
不得之推問則證嫌所在固當別錄而具格
捧招有違式例兩檢刑吏并別附過餘外諸
人並即放送之意初檢官良中一體枚移施行向事　壬午九月初五日

安岳洪辰用 正犯朴昌漢 實因被打死

初檢官安岳兼任長連縣監鄭匡淵跋辭內大凡按獄之法莫
嚴者獄情至重者人命盖慮一毫之差千里之謬審其傷

損之緊敀執定實因聽其詞證之明的執為正犯是如乎此
獄段始因奸淫終成厲階縛打時朴金并力之說既出於若
主之發告捕捉後首從犯手之招乃有亮身之納供是乎矣
獄無兩犯事有雙立獄情到此轉益疑眩倍加審克乙仍于
檢驗次洪泝用屍身擡置于光明處先為乾檢次用法物親
手按摩仰面段右胳膊微浮右胐䏲骨節違折血癊周匝至于手
腕浮高若赤破之膿瘇毒氣畜積按指堅硬不可以分寸量
搖之則随手搖〻隱〻有響音兩手腕血癊周匝間〻有脆起
是乎乙遣右乳稍下肉色微紅微青按指柔軟是乎乙遣右腎囊
下皮磨脫狀如橡斗按指則稍堅無硬卵子浮高按指則柔
軟是乎乙遣右膝内邊稍下有紫黯處一處狀如梨葉按指
微堅是乎乙遣右臁肕正中有皮綻作痂處壹處狀如棗葉左

膴朋稍下有皮綻作痂處壹處狀如橡實是乎旀合面段右
肐肘骨節違折血癊周匝右手腕血癊周匝兩手背有皮磨
作痂處無數是乎乙遣右腿肚紫黯浮高按指堅硬是乎乙
遣右脚踝右邊有血癊肐起處無數是乎所以其許多之傷
處有難必死喝起之處是乎矣論其要害之部位則右乳稍
下肉色微紅微青按指則柔軟不可以緊重言論是乎旀腎
囊下皮磨脫狀如橡實按指則稍堅卵子浮高此足為致命
之一端按諸法文既無上現之執症則亦不可以此起疑是
乎遣至若右胐脥前後被縛棒打之傷處如瘢痕作痂血點
乾粘處不可勝數而甚至於骨節違折屈之則屈伸之則伸
随手搖〻隱〻有響實為致命之傷處而縛懸時不擇部位
而木棒亂打之說林金兩證前後之招一辭同然是乎遣亂

打之木棒折為三段而洪辰用被打後致命之說朴昌漢渠既自服䏈不喻謹按法文四維註他歐傷重亦即死又按被打死條手足折傷亦可死且口眼開髮髻亂衣服不齊整兩手不拳肚皮不脹等形症節節吻合於法文乙仍于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為乎旀盖此獄變出於夜八人家之事而朴昌漢捕捉洪辰用而詰責也隣家之金應九適在其傍亦為助勢共打是如可朴則曰金先手犯金則曰朴先手犯及其縛懸捧打也金應九之吊掛并力木棒同打之說出於朴漢之招則實難準信質諸緊證之林才祿則甘聽金應九子從惥之言一直誣罔是如可及其頭質之庭渠既吐實則果如朴昌漢之招別無異同然則金為首而朴為從可乎以朴昌漢之招論之渠既毒打致命云則朴為重而金為輕可乎首從輕重之間甲乙指定然後生死無冤是如乎

大抵論其首從朴昌漢則實由於渠妻奸淫之事也金應九則卽不過隣家親切之誼也金雖先犯用意也歇朴雖後犯其心也毒則不可但以誰首誰從分別者洪辰用之致命必由於重不在於先輕重已判首從奚論免除良看證林金兩漢之招俱曰朴昌漢之縛打洪漢也不擇部位而毒打甚至於木棒斷折是如是遣金應九則先爲一次批頰繼有一次足踢而縛懸時兩次棒打之說亦出於林才祿之招是乎矣參互事狀想像光景朴重金歇斷然無疑朴昌漢段以正犯論斷金應九段以干犯懸錄爲乎旀哀此洪辰用段靡室靡家且傭且賃耆酒貪色不思老母之孝養踰墻鑽穴罔念古聖之訓戒與村女而黃昏爲期入人家而半夜被捉買糖慌㤼之說寔出於粧撰乘醉潛奸而來可見其實吐遑彼悍毒之木棒

以若壯健之氣質不敢出一口而發明惟從其指揮而納侤
雖無登時捕捉之跡難免無故夜入之責情雖極慘死固自
速是乎旀兇彼朴昌漢段本以客鄕孤子之蹤即寓邑底商
賈之漢家有少婦宜其鼓瑟而和樂外村作妾恒多治産之
不顧在家少出村多難禁鶉奔之行飲酒歸閑戶入始知犹
吹之跡果以嫉妬之心乃有詬責之擧執其頭髻而批頰足
踢繼以毛索而懸樑棒打不擇部位而下手猛毒無過幾月
而殘縷殞絶究厥情節已極兇獰是乎旀金應九段性本狂
儇事多麁率他人之宴曰梨曰柿自是伎倆隣家之鬪孰是
孰非視若能事門外雖有惹鬧之聲固當閉戶而靜坐夜半
知其奸淫之事何必廣恼而參干以昌漢而言之則本非姻
婭之間與辰用而論之則曾無宿昔之嫌淫奸與盜賊於渠

閑何捽髮而批頰自我先下此雖出於客氣之所使烏能免其助勢之指目想像伊時情境昌漢則内懷掩跡而聲言逕送應九則胡爲先加批頰而挑激彼忿究厥罪狀合置重辟是乎旀于連金召史段家在通衢那無送目之態夜多獨宿每切懷春之思頻數往来可見月初袷衣裁給之事殊常蹤跡莫掩夏間花暮同坐之狀初次納供之粧撲無怪羞愧之居先再焉無敢以隱諱其奈眞贓之露出和奸之說渠既自服合置重繩是乎旀看證林才祿段既與朴昌漢同居一室則居常纖細之事無不洞知旀除良況旀伊夜敺踢縛打時光景終始參看是如可初再三招則甘聽金應九子指囑之說一直誣罔是如可及于頭質之庭始乃直吐使此莫嚴之獄情致有眩亂之境不可無懲是乎旀金成仁段把病老物一從

所見而納招則別無苛問之端是乎旀屍親康召史段年老
病纏亦無更問之端詞連黃學云尹公瑞醫人朴希善等不
必更問故并只捧單招爲乎旀元在化段始出於面質之招
當塲對質歸正故不爲捧招爲乎旀同屍體檢驗後還置旧房
灰印封標定軍人守直令是乎遣天字號勘合書塡如法分
上行兇木棒使之拾来則只有兩段故圖畫上　使砧杵雖
有屍親之現納行打之跡旣無諸招之可證故不爲圖畫爲
乎旀正犯以下諸罪人并爲拘囚以待覆檢而覆檢官以文
化縣令請移擧行爲乎旀縣監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
臥乎事

題旨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壬午九月初四日

覆檢官文化縣令金右根䟦辭上項致死男人洪辰用屍體依

例覆檢後還置旧房灰印封標使其面里任達捘守直為乎
旀屍帳三件良中地字號勘合書塡、一件給付屍親一件該
郡上一件粘付上　使為在果大凡斷獄兩漢同打一祈首
從之別衆損已著屢覈輕重之分此獄段行露之跡綻露半
夜之深終風之暴傷風雨ミ之間曾多碍眼之行為稚子而
忍憤便作縛臂之懸奈隣人之同打壯丁之命僅延五日甲
乙之辨尤倍十分是如乎及夫開檢多用法物翻轉洗滌是乎
則遍身腐爛消化即是秋氣方暵檢經多日之例症也右脇
膊貼皮微紫右手腕血癊周匝右膝内邊色紫左右臁肕皮
磨處許多右胞肘血癊右手腕血癊俱是亂打之形症是遣
最中右䐈脥紫黯骨折處血癊周匝按指搖ミ有響不可量
其分寸是白乎所謹按無寃錄被打條有曰手足折傷亦可

死其痕周匝有血瘡實因條曰傷處幾處只指定要害一處
又曰兩人則一人償命一人不償命舉證抬而察其形症定
形症而合乎法文則可無冤枉者也手散口開形症脗合法
文乙仍乎實因段以被打致死屍帳錄上爲白乎旀依洪
辰用和奸人妻看作能事孽由自己不足深誅者傷纏遍身
殞非其命吁亦慘矣噫此朴昌漢段作妾居村置妻邑街或
往或來長時空家無冬無夏狂夫窺隙深究昏夜叱責內庭
廻別登時現捉奸所結縛掛樑元非私門之刑以棒亂打自
陷非法之科人命至重獄體莫嚴難貸非法之犯已輸自服
之款故正犯段以朴昌漢懸錄爲乎旀金應九段莫知昌漢
言責逐送之意挺身突出執髻敺打猶爲不足助勢縛懸
拾折棒而敺打者究厥所爲惟浮於昌漢是乎矣一獄兩犯

在法當愼故金應九段以干犯論斷爲手𢱢金召史段渠夫
作妾各居邑村則每切綠衣黃裳之歎因念鳴雉乳牡之行
辰用死於非命昌漢陷於重辟者一則金召史也二則金召
史故以干連懸錄屍親洪辰化心切割半之痛康召史極鳴
衷明之冤直指本夫欲爲報復實出眞情是乎𢱢林才祿金
成仁等鬪閧當塲始終叅看者故合置看證之目獄事究竟
別無可問之端㦯捧單招再招而止爲乎𢱢行兇松木捧兩
段圖畫干犯及干連幷爲牢囚詞證以下諸罪人姑爲拘囚
正犯段且格還囚該郡獄縣令自此還官緣由幷以牒報爲
臥乎事
題旨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變出共犯必當首從之辨
別事由潛奸要盡情法之究閱是如乎蓋犯有先後打有輕

重混毆而不分誰某則先犯者當爲正犯受傷也的有公證則重打者亦爲正犯而今此先倡者應九也繼起者昌漢也同力而縛懸合勢而棒打苟究其所爲不可以差殊論斷是実第以證招觀之應九之先犯不過批頰昌漢之重打至及遍身應九之棒止於數次昌漢之棒折爲三段則其下手之猛毒用意之凶悍於是乎判矣且天下萬事不出常理之外人奸我妻贓既親執則倫義所在血憤斗起不恤其性命不擇其部位必欲甘心者即其常理也以此推之昌漢之爲正犯更無可疑正犯之抵重辟在所難貸借使自爲之解說其亦何從而得免雖然莫越者法律也可議者情跡也其在欽恤之義豈無原恕之端謹按 皇律有曰凡妻妾與人通姦而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又曰凡夜無故而入

人家內者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
者杖一百徒三年噫彼洪辰用同僉獎圃之戎暗作鑽穴之
行夜已闌矣燈已滅矣內房之入目擊旣的中冓之醜首實
無餘想像光景無異奸所則登時卽斃理所固然殺日延縷
事亦幸矣是遣無故而入猶屬可殺有意而入安得不死然
則辰用可死而死昌漢當殺而殺揆之律文容有可議然而與獲
奸態有其間從而擅殺自有當律其在重人命嚴獄體之地亦不可
遽然全恕兩檢官約日會同上項朴昌漢嚴刑一次捧招報來爲
旀金應九段全昧隣鬪之開戶反惹頹波之助瀾縛之打之無往
不殺究厥所犯與昌漢二而一也縱予暗囑尤見直贓而特以事有
主實獄無兩償縱免正犯之目為追隨從之律嚴刑一次取招報來爲
旀金台史段恣行不美馴致此變禍胎也由渠厲階也由渠亦嚴

刑一次定屬官裨是遣林才祿段甘聽慫恿飾辭誑拕以致獄情之
眩亂者習固可痛法所當懲亦嚴刑一次并與餘外諸人一體放
送屍體出給埋瘞之意初檢官良中並只移施材向事　壬午九月初六日

信川李召史 正犯趙宗云 實因被刺死

初檢官信川兼任文化縣令金右根跋辭內今此致死女人
李召史屍體依例初檢後還置舊房灰印封標使面里任逢
授守直為乎旀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如法分上
為在果大凡殺越之變情態萬狀易則多疑疑則多難若或
一毫差爽幽明俱寃所以十分審愼是如乎此獄段子誘青
寡而逆拏禍已成胎母傷白刃而致斃寃魂亦含寃地雖接壞
格式胎載屍何移置強弱辨異詞證縱曰俱備傷處亦甚不
重驟看外面以若痕損似非當傷致命是乎矣歐書有曰傷

處雖不重部位係要害則執定實因此不易之理云云合此
不喻手有迎刃之痕法文自歸吻合項無纏繞之跡縊死約
非疑眩今玆屍首瘡口不齊其痕方圓等形症宜合刃傷條
乙仍于實因段以刃傷致死屍帳錄上爲乎旀衣此李召史
家貧資生每切取婦之意鰥居獨宿不勝憐子之懷緣彼誘
引惹此爭鬧曳去數帿之地猝被一尺之刃遂使強健之女
遽作奄忽之鬼吁亦慽矣噫彼趙宗云盤居大村無非係趙
執捉老婆竟成殺越莫曰抵賴檢帳昭著焉追正犯證招湊
定刺之踢之莫掩人情之猛毒繫之棄之難誣天日之孔昭
避俗改適不是異事有何血憤以至此極渠雖百喙豈敢一
辭發明正犯段以趙宗云懸錄爲乎旀李銀成段雖曰屍親
此獄苗脉由渠而出則不可以曲恕是乎矣其爲人菽麥不

辨者是乎旀趙基烋丁奉訓等段當場光景俱是目覩故置
之看證趙召史段與宗云雖爲叔侄始終參涉故亦置看證
柳召史段以寡婦改嫁容或無怪而夫死五六日潛自作夫無
難逃避以至殺變之擧所爲極甚無據是乎旀柳女及趙良
化段屢出招辭俱非緊證故並置詞連頭民趙云五洞長趙
丙康等段獄事何等嚴重罔念格式但爲洞獘屍體自意移置
究厥所爲誠極痛惡嚴懲杜獘在所難免是乎旀死女之幼
婦柳女之親父銀成之弟四才雖出供招柳女之父段居在
他境幼婦與四才段年未成丁故俱不得一取招爲乎旀各隨
緊歇或捧三推或捧初再招而止爲乎旀正犯趙宗云段具
格牢囚該郡獄餘外諸人幷姑拘囚而覆檢官段以長連縣
監請移擧行以待 處分爲乎旀行兇刀子依例圖畫上

使而不得捡納故仍為置之縣令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
卧乎事
題旨内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壬午九月二十三日
覆檢官殷栗縣監李建膺跋辭内前件致死女人李召史屍
身依例覆檢後屍帳三件良中以地字號勘合書塡一件給
付屍親一件官上一件粘付上　使為在果大凡檢驗之要
實在審愼之道或詞證俱備而實因不明則可疑也實因現
著而詞證無援則亦可疑也至於傷痕不至深重詞證無所
指的必須斟量揣摩起疑而無疑然後乃可以折獄是如乎
此獄段走去一帿之地命絶半夜之間苔招證招不見明的
刺痕勒痕都歸依微且有犬粥桶擲打之說而遍體火無現
形乙仍于同李召史屍身洗罨半晌藥物多試注視十分親

手遍摩是乎則頦下喉上之刃刺處帶勒痕俱為此屍之最緊骨子而刃刺雖曰淺小部位係是要害帶勒非無現著形痕不至周匝而李女之死既云此夜則死於刃可乎死於勒可乎叅至伊時事狀想像當場光景趙宗云含慽柳婦之事起鬧李女之家違限而不得推来所嘖難遑因怨而恣意打破其勢誰敵備經一夜苦楚不覺三魂飛越捨命鼠竄日皇焦燥逐風虎咬手脚謊忙李女是時困在垓心氣已耗盡兇刃忽来手迎莫遏殘縷纔殞項勒交加事之兇獰胡至此極李女之命絕於行刺時無疑分叱除良兇身之指刃刺項頸之一節便同輸款口開手握等症隱合於法文是乎所實因段以被刺致死懸錄於屍帳為乎旀趙宗云段纔見侄子之慘縱有侄婦之逃悲憤所激惹鬧無怍着使定限推来何不

從容做去打破人家可想其氣焰逞兇𥈯野甚㑹其景色
手有迎刃之跡行刺莫掩項過勒帶之痕殘忍亦駭使此無
病之人化作凡時之魂吁亦憯矣噫其兇矣宗云之於此獄
正犯無容更議而况渠自吐實者乎趙宗云以正犯錄上爲
乎㢱宗云之侄婿趙基㛐及侄女趙召史段伊夜同往其家
雖有助勢之跡至於殺越當場了無參涉之事故并置干連
之目丁奉訓段初見走逐之狀而已無所證於行兇節次是
乎矣此獄公證惟渠一人故不得已以看證錄上柳召史段
未幾崩城之痛甘作踰墻之行事既悖戾語亦誷陋趙宗云
之悲憤轉激李召史之獄變由起究厥禍胎卽此柳女嚴懲
悖俗斷不可已是乎㢱移屍之習誠可痛矣變出於趙哥
村裏舁來于李女家中村雖接壤地係他郡而稱有洞契行

此非法該洞頭民等不可無嚴懲是乎旀行兇刀子旣不捨
納故不得圖畵上 使爲乎旀上項正犯罪人趙宗云段具
格嚴囚于該郡獄餘外諸人並姑拘囚後縣監自此還官緣
由幷以牒報爲乎事

題旨內屍帳捧上是在果獄情之疑眩檢驗之踈忽未有甚
於此獄是如乎無論自刺與被刺〻在於咽喉死在於當下
者痕深分寸係斷食氣即法文所論而今此兩檢案中刺痕
之或爲一寸或爲五六分皆指其斜長而不及於直深則其
刺之不透食氣也審矣而其死也在於當下此其疑一也刺之
足可致命勒之亦可致命而刺之未及死加之以勒死則是
死於勒而不死於刺也似此之地惟以傷處之輕重當爲議
讞之權衡而其刺則不甚深透其勒則宛有青痕此果刺死

手抑亦勒死乎此其疑二也勒之於生前則血脉流通而有痕勒之於死後則血脉不行而無痕理之常也而覆檢案中有曰自左至右青痕横過其生前之勒推可知矣然則刺之不死而又勒之乎勒之不死而又刺之乎孰先孰後無以辨别此其疑三也初檢則曰頷頦左邊有刃傷痕一庫喉骨上有刃傷處三庫覆檢則曰頷頦下有刃刺處二庫云者何若是相左是喻此其踈忽者也手之起扠痕之淺深即刺死之最肯綮而兩檢都無辨論此其踈忽者也覆檢則有勒痕而初檢則無之此其踈忽者也兩案反覆九疑轉深將何以洞劈歸正是乙喻盖按獄之法痕損主之詞證次之而今兹屍首之曰刺曰勒不無眩惑有難確信則其所以憑信而决折者惟在手證招而初檢時趙基煥之招曰宗云無數打踢又以

刀行刺項頸至於殞絶以木腰帶繫頸曳棄于洞後丁奉訓之
招曰以刀子行刺項頸至於殞絶後以木腰帶繫項曳棄于
洞後田畔及夫頭質之庭節節面劈丁寧立證亮供亦曰三
次刺之此即輸款者也借使刺之而勒之刺至幾次命已垂
絶則寧或以勒後於刺歸之於勒况旅青痕不著於初檢而
始著於覆檢則其勒之不甚緊痕之不甚重亦可揣得而指
肚有迎刃之跡瘡口多不齊之症屢回商量十分周度終不
可捨此而取彼實因之爲被刺無容更議初檢案亦以此釐
正屍體出給埋瘞爲旅趙宗云段從婦淫奔雖甚羞憤作黨
惹鬧是何乖悖打踢之刺勒之惟意逞毒期於必殺乃以自
縊之說敢作掉脫之計者獰悍凶譎胡至此極兩檢官約日
會推以別刑杖箇箇考覈嚴刑一次期於得情爲旅柳台史

段甘作踰墻之行致此逮獄之變言之醜矣合有嚴懲亦嚴刑一次定屬官婢李銀成段孽由自己禍及老母不可以屍親有所曲恕亦嚴刑一次該洞頭民等之擅移屍體有閑後弊并嚴杖三十度兩檢刑吏之許多踈忽罪難容貸各嚴刑一次并與餘外諸人一體放送趙召史段不無證嫌初檢案亦以干連擧産正之意初檢官良中並只枚移施行向事 壬午九月二十六日

海州崔周默李召史 正犯姓名不知賊漢 實因被刺被打死

初檢官海州牧判官朴齊近跋辭內此獄段夤出半夜亮身旋逃事在孤店證眼未具雙屍並檢果有各殊之痕苦主請償膂無指的之告鉤鉅無術疑晦轉深是如乎第以檢場所見參互伊夜光景破戶而害人開櫃而偷物者顯有剽奪之跡而若謂賊漢之行亮賊是何賊其或投宿之客歟抑或他來之賊

歟哀此崔周黙與子分門率妾坐街閭看黃昏之投客豈意
黑夜之刼舍客旣安歇於内室主亦同寢於其所兒被客子
本以剪逕之徒熾發貪貨之慾夜已深矣謂此時可乘聚來
戶外之衆石先防不虞之患偷開櫃門驚起洞房之主婆開
閭門而聲張則賊亦驚惻攫取已儲之石打之又打亂石所
撲門旣破碎人亦遽殞于斯時也周黙縱有可敵之勢禍起
於憂寐之中計拙於蒼黃之際擁衾急起由後門而越短墻賊也
取其在房之長槍趕到於家邊菜田畔刺之打之至使無病之
軀未免當刻仆地此固理勢也光景也噫貪貨戕殺縱或有
之物非重寶而戕害全家之命着古所罕聞今始初見想是
投宿之時旣爲面熟則慮有後患期欲滅口之計是乎加喻
今此崔周黙屍首之狼藉痕損無非刺打之傷而或爲皮破

骨露或為肉綻骨裂俱係要害之位致命之傷也刺多於打
刺重於打分叱除良腦後正中之皮破及梢左邉皮綻骨裂
橫斜之分寸尤係重大而皮肉緊縮之形症脗合於法文刃
傷之論故實因段以被刺死懸錄李召史屍首之左額角眉
叢上肉綻骨露及腦後皮坼骨露處團圓之分寸如彼濶大
矧玆屍口開髮亂手不拳溺汙衣肉等形症有脗於法文所
論乙仍于實因段以被打死懸錄爲乎旀兩人之死由於逢
賊斷然無疑而何許客投宿之狀已有三吉之目睹擬着衣
冠半夜逃躱者尤見眞贓之莫掩正犯段以姓名不知賊漢懸錄
而今方多發校卒另加譏詗所失之汁物莫知其實數故周
黙之衣服物色與賊漢之所脫衣冠物色分叱別具錄上賊
漢之衣冠段姑爲逢授屍親爲有在果特爲發 甘各鎭營

不日捉得事 行下教是乎旀屍親崔三吉即發告者而因病
不待故未得如例取招切隣李貿守段崔家邊有僮屍之由
傳奇於三吉者故兼置詞連爲乎旀切隣崔仁默崔禹京尊
位姜元奎執綱金明西頭民崔永默等段別無可問之端故
並捧再招而止殺事報牒何等慎重而都尊位姜元奎之初
不修報者後弊攸關不可無警聽其所供容有可恕是乎旀
行兇器仗段有稜之石塊九箇散在房內想是以此行兇衆石
之中難以指的所折之槍柄縱云拾得於家邊竟無其刃並
不得如例圖畫屍帳各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各一件
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爲乎旀兩屍體段
掘坎假埋灰印封標使里任守直應問各人逢授校卒而善
此獄事逢賊無疑屍親請埋覆檢一款恭俟 裁處爲乎旀判

官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卧乎事
題音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殺越之變從古何限而冤家之切
慘至酷兇身之極悪絶悖豈有甚於此者哉孤村居生不過
兩口之相依半夜遭變有非隻手之可敵暗地戕殺縱無
證眼檢場傷痕俱繫駭目近十箇稜石散在房內則石打之
光景可想折兩段槍柄拾得田畔則槍刺之痕損無疑介
叱餘良大門之平明仍閉實非外人之闖入短墻之閃忽越
去豈無主翁之追趕今以常理揣度參諸當場舉措則伊夜
投宿之客明是打劫之類瞞主婆之驚起旣盡力而石打忌
其夫之趕到乃回身而槍刺崔周默之被刺致死李召史之
被打致死實因段無容更疑是旅一客乘昏寄宿未有來去
之人全家同時并命更無推諉之處賊漢之為正犯斷然無

疑是如乎慘毒如此獄獰悍如此賊而半夜逃躲未即施償
命之律尤極痛惋今方設甘各鎭營使之刻期跟捕是在果
亦自本邑多設校卒期於不日捉囚是遣獄情更無餘蘊覆檢不
必舉論屍體并令埋瘞應問各人亦即放送而檢案中有誤
書墨抹二字而不為改正者揆以檢案所重不可不釐正不
能審愼之該刑吏為先別附過向事　壬午九月二十七日

海州 韓元三 趙致明　韓元三實因被打死 趙致明實因自刺死　正犯趙致明

初檢官海州牧判官朴齊近跋辭內蓋殺越之獄未嘗無疑
而疑莫甚於此獄惟此韓趙翁婿之義分自別贅居之恩愛
亦深護黨縛寡始若秦晋與衆被囚終成楚越虎彼致明性
本悖戾身且貪竆擔賣則移怒於內子失妻而歸咎於外舅
乘憤謀酬乃是悖類之氣習深夜作梗焉有傍觀之證據狂

藥伐性客氣助膽毒打側卧之元三手勢既猛要害奚擇反
其幼婦得孫之来救也取鎌亂刺雖不至於殞絶随刺傷重
固其勢也致明如癡如狂轉到内房酒氣勔勦心神迷亂遺矢
吐酒稍定神思自訟厥冤死無足惜與其生而受誅寧欲遠
然無知仍擧短鎌輙判自裁此固光景之大畧而夜深僻村
變出不意看叅之證眼莫憑事因之詳畧易錯以此情跡之
疑似有難臆料而執定是乎矣二達徃見之時致明執鎌顉
卧者驗是自刺則刺傷兩人者非執鎌者而誰也刺其兩人
之際亦豈無行打之擧乎行打時用以何物雖無若主之指
的數三箇木枕在於屍傍則其或以此行凶是乎喩被傷之
子婦與孫兒伊夜爻像可以知得故屢次詰問氣息奄奄言
語不通是乎所元三屍首喉右邊及項頸微腫色紫黯分寸

濶大咽喉速死之處也受此重傷豈不立斃乎謹按無冤錄
四維條有曰若分寸深重毒氣紫黑即時向裏可以當下身死
刎玆屍口開手不拳肚不脹溺汙衣內等形症實有脗合於
法文乙仍手實因段被打致死懸錄爲乎旀趙致明段執鎌
而卧決非他人之刺而既無鄰保之立證只發於苦主之招則執
此斷案不無却顧之端是乎矣喉骨正中皮破肉綻横長五
分深爲三分而皮綻向裏鮮血流出且口眼合右手彎曲肉黃
等形症脗合於法文則實因之自刺致死無容更議而孽由
自作復誰怨尤屍帳一體修上以備八 鑑爲有在果渠以年
少乖悖之漢擔徵邑貴宿憾已多又失家妻新恚層加不思
反求乃肆獰毒使此無病之甥父竟作含冤之泉魂倫紀攸
關宜坐按律而遽判自裁 王章莫伸究其情節死有餘罪

以正犯懸録爲乎旀屍親韓二達段避俗雖曰蠢貿率聚徒黨
欲取守貞之寡女馴致殺越者極甚駭惡不可以屍親有所容
貸是乎旀許行官吳致三等段先見元三之死傳奇於二達
而當場光景既不參看故並置詞連南五長許長連水吳歧
来韓履文等段亦置詞連而許長連水段與二達隨衆助虐欲
取寡女者其在勵俗不可無懲是乎旀詞連南五長吳歧来
韓履文及三切隣頭民等段別無可問之端故並一問再問
而止李德好段令前出他韓用黙段病未来待趍致後段隱
避不待並不得取招致明之妻韓召史段縱有其夫之肆毒
不思承順之道遽然逃躲致此變擧萬〻痛惡是乎旀元三
之妻李召史段爲探女息之蹤跡出他未還被傷之李召史
韓般教等段申飭屍親使之調理其傷處并爲摘奸後別具

錄上器仗段數箇木梔雖在屍傍既無屍親之指告故鏃子
分叱圖畫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各一件官上一
件出給屍親及面里任一件粘付上 使為乎旀兩屍體段
并各掘坎假埋灰印封標使里任守直應問各人等逢授校
卒而檢痕昭著正犯自裁覆檢一款恭俟 裁處為乎旀判
官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臥事

題音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翁婿之戕殛大関倫義之
變挺刃之打刺傍無參證之人似此疑晦之地要盡審克之
方而韓哥之命遽殞於一夜周匝之痕恰過於一尺且其一婦
一兒之同被重傷若是孔酷則行兇之有人其亦明矣而噫
彼趙致明者胡為乎刺其喉執其鏃臥在於內房是加喻革
以供抑默想光景所謂致明即一至凶絶悖之物也詎貴犧

搪既由二達之事捽妻見失又激一時之憤重之以狂藥迷
魂處氣助膽突如封豕菸若猘犬不顧分義之重恣行敺打
之舉于斯時也夜已闌矣隣亦孤矣覓女之妻不歸訖訟之
于不來則有誰叅看有誰挽救而在傍之弱媳幼兒直不過
蟻援而螳拒矣鐮之亂刺隨而昏倒即其理勢也而一死二
傷冤在目前則致明也渠亦人耳雖曰悍戾之種詎無惻怛
之心彼命已絶我命當償明日之喫官司法所難免此身之
備苦楚生亦何為於是乎如狂如癡且動且勸一轉而為再轉
而刺喉揆之常理斷然無疑則元三之被打死致明之自刺
死實因有歸獄情無蘊檢不必覆屍並給瘞是矣致明之以
若躬犯先負首領幽冤莫洩　王章未伸者尤萬萬痛惋是
遣韓二達毆縛取節寡已是悖習馴致殺越尤擊同赦此不

可以屍親有所曲恕為先嚴刑一次取招仍因報来為旀許
長連水段跡著随從法所當懲亦嚴刑一次並與餘外諸人
一體放送是遣韓召史段逃避其夫禍及乃父不可以鄉曲
女流全然客貸期於跟捕嚴懲報来宜當向事 壬午十月十一日

平山趙召成 實因被告 自刎死

初檢官平山府使任永準跋辭內前件致死男人趙召成屍
身依例初檢後留字號屍帳三件良中勘合書塡一件官上
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是在果大凡殺獄事體多端情
態萬狀如其一毫差謬莫可三尺斷案是如乎此獄段始閙
起於白地酒氣方濃終變出於昏夜情跡可疑室中之鬪憑
問無階路上之屍參看有的以刀以鐮器仗不一自刎假刎
眞贓畢露引律之際不得不尚嚴服念之地不可不審慎同

屍首移置通明處詳細按檢是乎則肚腹臍下之七處戳痕
深纔為分各自不同項上髮際之兩處割痕長各一寸三分
深各一分而傷不甚重皮不緊縮色甚乾白肉內無血此
非生前所傷明是死後加刃是乎乙遣至若喉骨當中割
痕濶大食氣俱斷左輕右重長為三寸四分深為七分而已
眼俱閉面愁眉皺右手軟左手直試銀釵色不變等形症節乚
符合於自割條法文故實。段以自割致死懸錄為乎旀實因之白
割雖是分明死後之加刃伊誰作偏左右盤覈反覆鉤詰則
君成家雇工兒高興吉招內君成之弟汝正来見其死持來
鐮子兩次割頸四次戳腹是如是遣其侄婿梁廻芠招內汝
正兩次割頸六七次刺腹之狀亦為目見是如是遣汝正所招
內欲為嫁禍於春日果作假傷而發告是如為有乎所加刃

於死兄之屍是豈可忍指讐於無辜之人抑何無良詐雖出
於報仇罪難逃於傷倫罪關傷倫照法勘處斷不可已是乎旀
噫此趙君成嗜酒本性悍毒其人提起嚴哥之事乾做春日
之咎而暗售悍毒滑施刎頸不意光景當場危怖于斯時也
君成之兄與弟妻與婿次第來到結縛春日威脅備至為春
日者猝當此變罔知所措脅而無辭縛而順受驀地橫逆無
處可暴與其生而鍛鍊不如死而無知取刀暗刎血流狼藉
其子其妻含冤瞋目反欲復讐則所謂君成恐有反甭之禍
振起跳出走往渠家推臙加割仍死路傍究其心則兇旦獰
矣語其死則吁亦慘矣是乎旀趙春日段性素順良人且老
成於君成有隣比親知之誼而伊夜所遭無中生有既不與
之言詰又無與之手犯是乎乃屍身受置苦主指告故以被

告懸錄為乎㫆趙允成趙汝成段死者之兄也梁巡艾死者
之女壻也故并以屍親錄上高興吉段死者吕成雇工也而
吕成自割之狀汝正加刃之事丁寧目擊斷然納招故以看
證懸錄閔承官段吕成往春日家自手自刎之後傳奇於屍親
故以詞連懸錄秋致元段居在比隣屍橫門前始終事狀必
當詳知而深夜因宿翌朝見屍數語酬酢別無所知故以切
隣懸錄執綱李圭五頭民韓興教風憲李圭會以任名待令
故并置色掌名目為乎㫆趙云成趙云英林德石林直伯等
段雖出各招而事後逃躱故并不得捉問吕成之妻與女春
日之子與婦屢出各招固當推問是乎矣俱係證嫌并一次
盤問而止是乎㫆吕成刎頸之刀子鏣子圖畫上 使而屍
體依初掩覆還入舊房灰印封標定軍人守直為乎㫆今此

獄事卽請覆檢舉行之不暇而死者之自割屍親自告死後
之加刃奸狀已露獄情到此必無可疑分叱除良屍親輩亦
請免檢是乎乃獄體至嚴有難擅便覆檢一款以待 處分
為乎旀諸罪人拘留檢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
臥乎事
題音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兄死而弟為之加刃事理
絶悖主死而雇為之證案疑晦始勞是如乎蓋自割其臍率
皆一刺而止者直以血氣之類莫不自愛其身故旣割旣痛
更不能再刺三刺而然也今此屍成割痕之咽喉一庫髮際
二庫刺痕之肚右六庫臍下一庫傷損若是狼藉手勢似非
自辨此所以汝正之謂以被刺欲為嫁禍者也然而肚臍則
膜不透而痕不深不足為致命之端髮際則皮不縮而血不

出不可曰生前之傷則汝正之究毒自歸於反拙至若咽喉
之分寸濶深食氣割斷即係速死屬速死傷也斯豈非向所
謂自割其喉一刺而止者乎茅以衆拈觀之噫彼趙召成性
本極悖酒又成狂故尋無根之前塵惹起驀地之風波乃以
恐嚇之計瞥作自刎之舉反夫春日之手刃自毒究家之血
讐必復則反生恇㥘遽欲先發突然而走惶然而刺乃女知
之而聲張其兄見之而奪取未及數步斷送一縷形症既皆
沕合證招亦甚的確實因有歸惡尤無人檢不必覆屍即出
瘞為孫趙春日段居鄉也素稱良順當塲焉毫無詰鬨不可
以汝正之空然指作歸之於被告之目特為放送使之善攝
為孫趙汝正段亦一究譎悍戾之物也敢以陷人之計亂刺
已死之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證既無疑渠亦輸款傷倫

敗常莫此為甚此而不嚴加勘斷法將何施為先以別杖嚴刑一次取招牢囚報來餘外諸人並即放送為弥檢報年月行下不為具啣極為疎忽此後段別加審愼向事 壬午十月二十五日

信川李召史 實因被斫 正犯李太星

初檢官信川郡守沈琦澤跋辭內上項致死女人李召史屍體依例初檢後移置于李太星家房中灰印封標逢授守直為乎弥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如法分上為在果大抵罪疑惟輕雖聖人好生之德而殺人者死乃 王章不刋之典也然眞臟未執而鐵案遽成私意或雜而金枰終差則詐偽者可欺以方而有免脫之術孤弱者不能自伸而遇鴻罹之厄可不其難而其愼乎至若情跡旡悖無一分可恕之道證左分明無一毫可疑之端則所謂殷民之囚不慧也

何待鼻法之三曰可乎此獄根因段狂童生踰墻之心雀角穿屋貞女奮擲梭之手螳臂拒轍男悅女耽知非期乎桑中卯中禽心斂行乃不顧夫水裏火裏淫慾未遂還怕當頭之患惡膽乎起反生滅口之計毒手不憚於亂刺弱質豈全於重傷被刺之處俱是要害而深入無不吻合於法文故實因段以被刺致死懸錄為乎旀李召史段親母詠凱風之詩在家而怙恃靡兩夫家之擔石之儲適人而生涯何樂以爲氓女縱無禮法之學習得秉彝天猶有貞潔之心志結禱佳姻只有好合之情褰裳而行本無疑似之跡忽因兇漢強暴之患遂致芳年殞絕之冤殺死不怕於中夜豈貪螻蟻之命節烈無愧於古人能判熊魚之義悲哉青年之女遽作黃壤之鬼花殘柳摧一春之韶華永謝雲消雨散三生之佳緣長斷偏母

切齒憤之悲痛腸欲絕愚夫抱窮鰥之愁雖足何依哀景狀
之極為惨惻嘉貞信之大可褒尚是乎旀李太星段以牧牛
懷果之童有狂蝶探花之心壯年未屆於有室蕩情已萌於
鑽穴伐柯吉姻不待父母之有命慕艾妄想每思男女之私
通見李女之年少常存戀愛之心乘漆夜之更深遂為突如
之入始不顧族親之別與禽犢而何異終欲遂狂暴之行謂
暮夜而無知既情欲之不遂乃殺心之驀起據理比責宜自
悔於噬臍發憤砍刺胡寧忍於下手神目斯嚇豈暗室之可
欺天理孔昭宜冤家之果報自知直告不免償命故三次取
招施威嚴問至於對質而一直牢諱蓋因周遑掩跡之計遂
致太星藉口之端推諉他賊雖生掉脫之謀參量本事必無
疑眩之端究厥罪犯萬戮猶輕故李太星段以正犯懸錄而

本罪之外又有強逼良女之律是乎旀李周運段生長遐外
自是窮村食土之氓性氣懦弱每被欺壓抑木之侮婚姻孔
云必有家室之樂年紀旣長應知夫婦之恩苟有一點血性
當思卽地報讐而始因仲石輩慫恿忍爲受錢續絃之計後
與太星漢偕行反指離鄕藏踪之術如餂甘言但思貪欲之
心結髮深情頓忘伉儷之義徑先掩土指爲賊漢之刺飾辭
告官不念獄體之重及其傳說狼藉掩置不得始乃捉納太
星變辭更告而猶復半吐半呑欲掩自己之罪過前後情跡
極痛惡不可以屍親叅恕合施重懲是乎旀周運母鄭召史
段爲子娶婦自有慈愛之情同室治産初無勃谿之言而臨
死指的之說耳聽分明而始往仲石甘聽私和之誘後又牢
諱於官庭欲以掩護族黨疑眩獄情究厥用心當與周運同

科懲罪而蚩愚之村女不足深責是乎旀周運妻母李召史
段其女臨死之言被傷之狀耳聞丁寧目覩的實而相去稍
遠歸家之後更不來往則厥後事端無所聞知揆以事理容
或無怪是乎旀執綱鄭良訥段再次問招所對詳明更無疑
眩是乎旀頭民李昌信洞長李太石等段再招一辭別無可問
而李元植趙召史等段所居稍遠不相往來李召史致死之
由聞隣人之傳說無他可問之端故只捧再招而居生同里
故以切隣懸錄為乎旀李仲石段緊出於執綱之招在所當
問而逃走未捉是乎旀正犯李太星段具格牢囚該郡獄其餘
諸人並姑拘囚行兇斧子圖畫上 使而覆檢一款待 處分
舉行伏計為乎旀郡守自此還官緣由牒報為卧乎事
題音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是在果覆檢官以文化縣

今差定發甘向事　壬午十月十二日

覆檢官康翎縣監李圭明跋辭內獄段狂童無禮匹婦懷貞禍起蕭墻
十手難掩變出昏夜寸舌尚在欲晦於明始也跡掩眞贓莫
顯乎隱終焉托出和盤李召史段身無懷璧豈疑綠林之徒
志有介石不愧暗室之神寧爲絕纓之古事忍作憾悅之陋
行拒強暴而亦以四知顧軟貨而不畏一判白刃星馳何擇
無罪之人青春花飛可憐含寃之鬼情則慽矣吁亦慘矣以
常家女子曾未讀半部內則篇而在於板蕩造次之間能爲此
凡人難爲之事秉彝之性貞介之節極爲嘉尚是如乎同屍
身如法洗浣詳細着審是乎則領頦有被斫處貳庫壹庫透
穿口內壹庫圍長六寸伍分深伍分右盆骨下左邊有被斫
處二庫圍長或爲三寸或爲三寸二分深各四盆骨之下卽

近於兩乳也只此傷痕猶不免致命而彼頷頦之傷如彼深
重則一宿遷殞不亦宜乎盖斧者執柯而用之之物也可使
仔而斫之不可戳而刺之也且相對而用右手擊之宜及於
左而今此屍首之左邊受傷其勢即然殞絶日久變動宜多
而皮肉緊縮刃痕之上濶內狹等形症脗合於法文所論是
乎等以實因段以被斫致死懸錄爲乎旀李太星段壯年未
屆浪情何極論其性則禽犢不若究其惡則鬼蜮難逭不念
中冓之戒妄生少艾之慕乘夜瞰室時適丁於蟻走解衣鑽
穴計莫申於蠅汚事如漏跡禍恐及身不思噬臍之悔反生
滅口之計常時慣熟之家搜執無私之刃不分要害惟意亂
斫遂使一縷之命遷殞三日之內言之者爲之努目聞之者
無不咄口指讐不啻再三發聽亦非一二強逼之罪本律自在

眞犯之跡大槩難逭是去乙敢以死中求生之計一直抵賴終不
輸款是如可仲石之縷頰大事已去賊人之藉口巧言反拙
至於再招始乃自首究厥罪犯晷刻難貸成獄償命斷不可
已李太星段以正犯懸錄爲乎㫆李周運段不思結縭之義
甘聽續絃之說毋之鳴寃認以杞憂婦也報怨視如越瘠歸
之賊還終不實告鄉曲嗇詆雖云埋沒傷風敗俗孰甚於此
其在振勵之道不可以屍親有所歇勘是乎㫆鄭名史段爲
其從患初焉歸賊而出埋末乃指讐而發告者雖出於鄉村
女子愚迷之見是乎乃事關後弊恐不可以全恕是乎㫆李
名史段其在母女之情痛寃之心宜倍於他而旣適人之物也
只從查姑之言枉其措處不即發告者此果村嫗迷軟之所
致也不足深誅是乎㫆李仲石段同念獄事之攸重只顧門

族之為耻從中做謀始終掩跡是如可事敗情綻之後脫身
迯走究厥所為合施重勘是乎旀李義云李若云等段鄭白
史與其子婦問答之際叅聽者也宜乎盤問而在迯不還閔
成西梁末力李之傑李夏云等段出於所招而或出他或在
迯並不得取招而任及切隣等段別無憂詰之端或再招单
招而止為乎旀屍體段還入房內灰印封標逢授面任使之
守直正犯以下應問各人等還授該郡將卒行兇斧子段依
例圖畫以備　鑑裁屍帳三件良中地字號勘合書塡一件
給付屍親一件本郡上一件粘付上　使為乎旀縣監自此
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卧乎事
題音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實因即被斫也非被刺也斧之
為物可使擊而斫之不可戳而刺之覆檢論斷誠得之實初

檢案亦以此釐正爲掠噫彼李太星即回獻方趾之一禽犢耳罔念一門之誼每懷東墻之窺適其時也賀監之夫不來觀賽之始未還夜已闌矣家亦空矣自謂之此時可乘此機難失暗地鑽穴甘作狵吠之變渾身脫衣勒加蠅汚之辱及夫鐵石之矢心莫奪氷霜之貞操難犯則敢以滅跡之計猝起必殺之心挺刃奚擇而隨手攫取者斧子也部位不分而執勢斫着者領頸也一斫二斫斫之不已遂使無瑕之玉遽作被碎之璧人之凶悍胡至此極吁亦慘酷矣因奸威逼而致死者罪當斬矣凡人鬪毆而故殺者法難貸矣而此因毆欲其强奸戕其族母其與因奸逼死凡人毆殺豈可同日而語哉其在審愼之義至有拙檢之擧而始也抵賴未免欲巧而反拙終焉輸款快見和盤而托出於是乎狂童當夜之犯

殆無異於示掌貞婦經月之冤始可灑於旣骨可以見天不
可欺而神不可誣矣此而不亟加誅殛將何以慰其冤而伸
其法乎兩檢官仍定同推官爲去乎上項正犯李太星身
乙約日會推以三稜杖箇箇考掔嚴刑一次期於償命是矣
擧行刑吏及執杖使令姓名修成册報來以爲憑覈之地爲孫李
周運段頓忘結髮之厚誣甘聽續絃之利說歸之賊殺而請
免檢驗及其事發而猶復吞吐倫義敗蔑獄情眩亂此不可以
屍親有所曲恕嚴刑一次懲礪鄭召史段苟究情跡固當與
周運一例科治而無識村女不足深誅嚴杖三十度分庭擧
行初檢實因之懸以被刺者已是疎忽李義云李若芸等之
在逃未捉初不論列者又違格例該刑吏亦嚴杖三十度並
與餘外諸人一體放送爲孫李召史段似此卓烈之行合有

褒奬之擧自官優加顧助使之厚葬之意初檢官良中並只

枚移施行向事　壬午十二月二十六日

遂安鄭應教（正犯李成欽 實因時病死）

初檢官遂安郡守金在豊跋辭內若主輩甘願速埋而獄案決

矣是乎乃其在審克之道不可踈虞㕍問各人取其緊歇而

或捧再三招尋流窮源緣條採根則諸招中死者病卧也身

熱頭痛四肢切痛惡寒發熱口鼻焦黑血出之諸症及醫術

崔時悅招以時氣所當藥小柴胡湯二貼製給云云者與夫

檢驗也屍首之遍體一無被傷而肉色之痿黃薄皮之間起眼

閉口開手足俱伸等形症節節襯合於法文中時氣條故實

因段以時病致死懸錄爲乎旀屍身之脊背脊膂兩後肋兩

後脇有肉爛膚七庫其色或有紅白者或有黃白者故取其

紅白處試以法物良久視之白色尤著次第親手按摩則雖
是柔軟疑無不到詰問於屍親鄭致道則所告內小殮之前
置諸屍身於熱堗下奥致此肝爛是如則無容更疑是乎遣
噫鄭應教人或有瑕疵胡不為翼蔽遊逅林金謗訕李漢謀
諸朱主唐竹裏書給偽造牌紙許已妄実陟彼白雲村庄上
陰使浪類索錢事極罔焉一時所鬧殘洞皆驚于斯時也頗
有覺者是加喻逮夫奸狀之露執縛而被刑及其良乞之塲
成拷而見放究厥行事死無足惜而伊日五箇笞猶渠一壺
飯歸家幾日默無一言者以若奸慝之性能存羞惡之心是加
喻如常觀市可知其身本無恙偶病棄世奈之何命自有數
死則悲夫誰其怨之是乎弥吁李成欽生来志操若其乾淨
處之萬方人誰敢侮林金之偽造牌旨應教之唆囑横侵良

有以也而事則無據弟於當場喚以責之喻以退之是去乃報
官後以法處之是去乃有一於此豈有今月建獄之擧乎指
使洞人而縛之笞之私自捧侤而始乃放送者㥘俗㝵ㄷ良
庸嘖〻如令應教生未的病祟而檢或有疑眩病生於相詰
之後死在於辜限之內此獄重科渠烏得免何幸被笞後無
恙觀市之狀灼然時氣之致命洞人之供睟如傷損之毫無
可疑檢庭之見尤章〻明矣旣除良元申旣請免檢則不可
論以重辟是乎矣旣被所告故李成欽段以被告錄上爲乎
㢱朴光三一番批頰者也林昌順執杖決笞者也崔玉必捉
來結縛者也故幷以干連錄上朴启三朴成乃等始終參涉
而或云批頰或云縛打合置干連檢前逃躲故不得取招林
七星月繫公役出村操心郎渠分內是去乙伊日鄭家會同

金漢壯叟相連聲氣和應詐稱官屬僞持印紙欲捉成欽而
討索錢兩計反不遂而被刑納侤是如可令於檢庭又欲
推諉者事之奸巧莫此甚焉而此獄禍首出於渠輩故亦以
干連錄上金萬吉捉來次文移于瑞興府矣檢前迯躱不得
捉送是如是乎所右漢所爲去益叵測是乎旀白雲時頭民
金得必及切隣金基連等看證也詞連也二而一也而一則頭民
待令一則切隣擧行故並不得雙塡名目高永守專訃於金宗
淵家故以專訃人錄上擔屍軍段高永守雖暫時替擔中路還
歸然渠旣有名目飽除良屍親輩渠自殮屍擔以往來故並
與殮屍人無以塡書餘外諸人並姑拘囚屍帳三件良中天
字號勘合書塡一件給付屍親一件官上一件粘付上　使爲
守旀被告罪人李成欽嚴囚郡獄渠輩之所謂僞造留鄕牌子

與私侤音記呈後牒報爲乎旀盖此獄事檢驗也一無被傷
之痕供招也合有可執之症屍親也旋即輸款甘願速埋獄
情于玆更無可議而况峽村殘民刼於獄事當此寒節而散
之四方失業彷徨而無以定頓是乎所爲念民情萬萬悶迫
是乎矣獄體有重不得擅便故玆以據實牒報爲去乎覆檢
一款伏俟 處分爲乎旀郡守自此還官緣由牒報爲卧乎事
題音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仰合之血都是瘦黃之色
寒熱之痛可見明白之證二貼藥之隨症製給醫者有據一
洞人之犯殮拘忌么論自在實因更無餘疑若主亦請速埋
檢不必覆屍即給瘗是矣噫彼鄭雁教唆無根之微疵看
作可居之奇貨暌囑悖類而偽造公牘搬縱殘氓而欲充私
橐及其偎偪自縱情狀莫掩則一塲之捽蹋即其自取五度之

薄箸亦所甘受由是而深自愧悔終無怨尤可知其良心之不泯而被打之不重也十七月之偕往觀市既云必差二十日之始為卧病必添他祟其子之擇葬同隣之嚴避良有以焉則應教之致死自有所歸成欽之橫罹亦可貽脫然而渠以老戒之類苟無不美之行峻辭責送猶可也告官懲治亦可也惜乎念不及此念不思難暗聚惡少之輩搜覓指使之人打而踢而已是悖舉縛之打之又何豪勢遂使長逝之限適在詰問之餘雖無由我之律難免落梨之嫌同李成欽為先嚴刑一次取招報來為弥林七星段敢以偽造之物恣行討索之計一轉而有毆鬪之舉再轉而為逮獄之囮究厥所犯不可尋常處之亦嚴刑一次取招報來為弥朴光三林昌順崔玉必段雖因指揮而助勢難逭首從之當律并各嚴刑一次并與餘外諸人一體放送向事 壬午十二月十五日

延安成汝江 實因被踢死 正犯金仲五

初檢官金川郡守洪晃周跋辭內今且致死男人成汝江屍身依例初檢後地字號屍帳三件良中勘合書塡一件該府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是乎乙在果大凡斷獄之法審於檢驗以明其根本參於證招以究其事理而此獄段檢雖可執證實未備疑眩旣極審愼无別故同成汝江屍身出置通明處板子上以相當法物洗罨看審是乎則胞膛之徵紫一庫叱分寸稍大按指微堅脬囊之膨高形如匏子而一卵縮上脊背右邊之磕擦圍圓又至六分三處傷損或深或淺俱在要害而胞膛之受損无重明是顚沛時所踢之祟而口開手散等形症脗合法文故實因段以被踢致死懸錄爲乎旀噫彼金仲五段生長海隅性且愚頑醉來婚酒麁膽斗大逢着汝江狂氣升激稱兄

稱弟名分掃如日是曰非屬墻遂成於是爲輒把汝江之衣領兩次批頰習多危悖幸賴傍人之挽解各就分路有何餘憾忽復趕追執髻顛畔以拳以脚踢之毆之處下之汝江安得不受損歸卧其家隱痛腦膛勺水不飮以若無病七尺之軀銜送九日之內吁亦慽矣是乎旀送人請和莫掩喫嘶之狀受屍迯躱無乃求生之計避匿妹家懇乞活我方永完之耳聞丁寧滕足犯腦有若眷撞申致燁之目見分明則渠烏得免正犯之目乎正犯段以金仲五懸錄而漏網未捕按法差遲尤極可痛是乎旀成平甫死者之從弟張召史死者之妻故幷以置屍親申致燁鬪鬨光景終始參看故以看證錄上幷爲三招李汝天段欲挽相鬪者也趙士連佳問症勢者也方永完段金仲五避匿時酬酌者故幷置詞連胡汝化洪仁甫段烈里浦頭民也故置之色掌金君西李汝江

羅丁汝等叚居在比鄰併守屍體者故并置切隣耳招而止爲乎
旀申允京崔元五李巡永趙先王權信甫趙奉石羅銀京等出
於各人之招俱係緊證而在逃未捕是乎旀吉台史叚正犯之妻
而證嫌所在不必盤問是乎矣欲知其夫之去處一次推問金台
史叚申允京之妻吳台史叚李巡永之妻而夫旣逃躱故亦爲
一次推問付之編末拔錄於名目爲乎旀閑塲叚定安平山交界
之木浦路邊而野甚廣濶不得尺量是乎旀正犯金仲五叚嚴
飭校卒今方譏詗而容疤別錄上 使爲去乎發甘各鎮營使
之發捕爲乎旀屍體叚還入房中依初掩覆灰印封標定軍人
守直應問各人拘留檢所以待覆檢而覆檢官叚以康翎縣監
請移牒行郡守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旨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是在果覆檢官以海州魚任

移定叢甘向事　　癸未十一月十五日

覆檢官青丹道察訪閔致驥跋辭內大凡獄情決折恭於詞證無一毫差爽檢諸痕損有十分的確然後逝者無冤犯者可服而此獄段究身已逃獄體未備其在詞招之欠詳慮恐檢損之或忽所以反覆按摩多般究詰是如乎成是平山鄉品金乃烈浦蓄族宜有隣閈之好誼素無平昔之嫌寃而邂逅中路喧塵乍起追趕前浦風波纔作曰是曰非醉憤陡起或顚或仆拳脚交加哀此汝江年既邁矣身且衰矣幸賴傍人之挽解雖免當場之殞絶歸家委臥牟痛難忍紅花之服曷以除瘀白米之飲莫可延僂右肩胛皮磨不過是顚仆時磕擦也苦主所云項頸硬直者想是捽曳之所崇一無喝起之痕損是乎旀既曰腦背牟痛又曰等腦踢背則等踢之輕重宜別腦背之痕損是審而

肐膛皮磨點點如茬子樣按指柔軟他無顯著之痕其或冬衣稍厚撞着雖緊傷不外著而然是乎喻脊背稍右邊色微紫按指微堅處圍圓稍大以若傷損當此要害安得非致命之祟乎矧玆屍口不閉手散等形症脗合於法文是乎等以實因段被踢致死懸錄為乎旀金仲五段生長海隅盤結族黨自恃強悍敢作貍虎人皆畏避視若蛇蝎頑胥自長酒性雖制不分曲直無端赴鬧打之不足踢之尤猛遂使五旬餘無病之軀竟作九日内非名之鬼向人活我之說永完之耳聞分明執髻踢背之狀致㷠之目件丁寧〻分叱除良懇請私和旋即逃縣者莫掩恇㤉之跡奇逭三尺之律以正犯懸錄而罪人年歲容疤瘢以別具錄上特為蔽 甘吞鎮營不日捉得事 行下教是乎旀申致㷠段閔塲光㬌終始叅看李汝天段始初爭詰之事亦為目睹者故并以看證懸錄李德

仲趙士連方永先崔天有等段並置詞連而屍親成平甫段以死
為生移屍於金家騷擾一洞者皆同痛駭是乎矣如渠愚迷恐不
足深誅是乎旀詞連李德仲段渠以差使推捉仲五之際只憑私和
任其罪人之逃躲者不無其罪叅以所供容有可恕是乎旀屍親
張召史及詞連以下三坊隣洞頭民等段別無屢詰之端故幷再招
而止成永祚段出於屍親之招而病未來待崔元五李延永申允京
權信甫夫妻崔京化張能權名不知柳哥等段亦出於各人之供招
而在逃未捕並不得如例捧招李延永妻吳召史申允京妻金召史
等段雖自該府捉待是乎乃別無緊關之獄情故置而不問正犯之
妻吉召史段不無為嫌只捧單招別具錄上而器仗段既云足踢無
所現納故不得圖畫為乎旀屍帳三件良中地字號勘合書填一件
該府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為乎旀屍體段天寒地凍難

以掘坎故還入舊房中灰印封鎖使洞頭民守直應問各人後還
授該邑校卒為乎旀察訪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卧乎事
題音内屍帳捧上是在果以獄段兩檢實因雖曰歸一重傷之部位若
是相左者不能十分審慎恐致有一毫差謬是如乎盖重傷所著
實因有定實因所定正犯有故若使受傷也各異其部位處也各
有其人則其於部位之取捨遂致正犯之互換而今此初檢則以胞膛
之微紫微堅長六寸者　之以被踢死覆檢則以脊背之微紫微
堅長八寸者亦斷之以被踢死踢死則一而部位則二之其在獄體有不
可兩檢而止是矣第其真傷異於發變寧可以愈久而愈著必無以
乍現而乍沒則所謂胞膛之堅紫果係痕損之明而豈或現於前而
沒於後乎此是發變之色而檢之誤者也至於脊背初檢亦曰長寸
微紫微堅歸之於磕擦則此亦未始無痕而檢之忽者也且以申致

烽之招覲之初檢曰汝江在下仲五在上仲五之膝與足數犯於汝江之腹部近處覆檢曰仲五以右足一踢汝江之脊背後執髮沛也又以右膝等其胸膛此許在吞吐招有詳畧而不能窮覈仍為泛過唯以疑似之痕定為必死之因此又初檢之失也然而等其背者即金仲五一人也踢其胸者亦金仲五一人也於胸於背部雖各異曰等曰踢人非別有無論胸背汝江死則死矣無論築踢仲五犯則犯矣不必以此矛盾有所疑貳而胸之築築而無痕背之踢踢而著傷實因之為被踢無容更議屍體出給埋瘞初檢刑吏嚴刑一次懲勵放送為孫金仲五段隣家有酒甘作長鯨之吸行路逢人殆同封豕之突捽之批之已是酗拏之習築而踢而又何獰悍之甚遂使九日之內遽殞一縷之命此獄正犯非渠伊誰而暗自知機竟歸漏網者茍究情跡尤極痛駭令方發甘各鎮營使之刻期跟捕是在果亦自本邑多發

校卒期於不日捉得是矣吉白吏段嚴加牢囚督現其夫爲旅成
平甫之爲靈洞弊擅移屍身李德仲之只憑私和以致逸囚俱不可
無警各嚴杖三十度并其餘外諸人一體放送之意初檢官良中
校移施行向事

壬午十一月二十三日

鳳山金永祚 正犯安學文 實因被打死

初檢官鳳山郡守趙秉老跋辭內前件致死男人金永祚屍身依例初檢
後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官上一件出給屍親
一件粘付上使是在果大凡按獄之要不出於檢驗供招而今
此獄事檢場傷損形證分明供庭諸招端緒畢露執此二者
無容更疑是如乎第以情跡言之則頑彼兇身聚會徒黨奪
人之婦氣焰騰騰莫敢誰何見人追逐虎膽轉毒及其猝遇
翻身回立不分要害擧棒徒打遂使無恙之男遽作霎時之

鬼人之獰悍胡至乎此哉死者冤命向誰索也且以檢招觀
之則今此屍首沿身上下一色黃白無他唱起之痕但其項
頸浮大青赤前亘頷頦難以尺量骨節相離東傾西歪按而
搖之隱隱有聲明是折項之因是乎乙還看證諸招俱曰一打
即仆負歸即死而以渠親屬猶不能掩諱僉降良又此正犯
之招曰厥漢以杖直衝矣身之上齒一箇中折而繼欲行打挾杖
俯首突入左邊故矣身横立右邊以所持之木一打厥漢之項
頸仍仆地而云者即是自服無餘而活畫實際語也况是口
眼開手不拳肚皮不脹等形症吻合法文乙仍于實因段以被
打致死懸錄正犯段以安學文執定為乎旀權召史段以鄉谷
之女鶉奔東西遂使狂且之漢致此強暴之習斯獄之逮案
實醸禍以手連錄上安順西段為于求婦不思非媒不得之

義冒夜三更聚黨一門指揮諸漢挺身率徃掊出卜汝而陞
執袖袂喝使其徒奪女趕走由前由後即渠主張雖有證嫌
事係緊關不得不問故一次取招以罪人錄上崔好傑金悳
甫金良甫等段當場行打光景俱爲參看故以着證錄上
金國西段永祚被打之由與金九巳同爲傳奇於卜孫永
祚屍身又與卜孫等擔移于教奉家故以詞連錄上是乎旀
鄉俗雖曰蠢貿成群作梗係是法外此等之類於法當勘而
同類中崔好傑安吉文已捉捧招安世文安致文金長連水
安行吉李好傑等五漢俱是在逃多岐發捕尚未捉得金九
巳段出於金國西招而亦爲逃避未得捧供洞首安教奉段
即順西之兄學文之叔也伊夜不義之事渠亦知之固當禁
束之爲可是去乙終不挽止乃於檢庭以全然不知樣納告

者究其所為不可全恕是乎旀行兇器仗段乃是一丈餘槧
堰松木而行打時中折上節不知下落是如乎推下節以納
故圖畫上　使是乎旀獄變出於平山鳳山兩邑之界而道
里且遠應掘諸人先為迯避推捉捧招之際日子自爾遲滯
不勝悚仄是乎旀應問各人聚待覆檢所覆檢官以平山
府使請來擧行郡守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
臥乎事

題旨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向事　壬午十一月二十六日

覆檢官金川郡守洪晁周跋辭內大凡檢無疑眩則一副可
以成案獄具情法者屍言足以立折是如乎此獄段昭昕於
一女重傷於一打致命於一更納款於一間獄情到此無容
更疑是乎矣其在慎克之地出置屍身於通明處洗以法物

詳細按摩是乎則沿月上下別無陷起處俚合面之項頸右邊
肉綻壹處斜長壹寸壹分紫黯微硬血癃浮高分寸濶大隨
手翻轉勢同皰苽附耳細聽聲若磨骨以若至頑之木打彼
至弱之項人非鐵石安得不損部位雖不要害他歇處重傷
者亦死之眙著法文口開手握肚不脹等形症脗合於被打
死條是乎所人之死由於折項々之折由於毒打故實因段
以被打致死錄上爲乎旀噫彼安學文段七年漂泊跡多浮
浪十月還鄉坐席未暖甘聽致文之訛說徑刼卜汝之小艾
呼凡囑奴無非一門之聲援竊婦傷人折盡丈餘之硬木使
娥頃行走之人送尼刻殘縷之魂獰頑之極胡至於斯衆招
之歸一尚矣勿論晃供之自服又何可問正犯段以安學文
錄上爲乎旀權召史段背夫歸路避追金哥同居四朔遂致

兩家之變怗在渠愚婦不足深誅是乎孫徵之厲皆實由於
渠身故一次盤問置之干連金卜汝段以一女之故而嘯聚
族黨持杖趕追竟使其侄死於非命情跡可痛金卜孫段
卜汝之弟而縛安移屍渠自為之并與永祚母姜召史而置之
屍親崔好傑段隨往于刼女之行叅看於被打之場故如例
三招金德甫金良甫等段負來時光景致命後顛末終始叅
看而但被打一款未及詳見故止捧再招并置看證金國西
段先以傳急後以擔屍安吉文段學文之從兄也同行媳底
里被縛於渠家故并置詞連盧京化朱允尚金用成等居在
該洞同為守屍故并置切隣安教奉乃是學文之三寸叔而
初不叅於閙場兼帶洞首姜殷圭任帶風憲故并單招而置之
色掌安順西即學文之父也有憑證子是乎矣父子同往刼

女則一次推問付之編末拔錄於罪人色目是乎乃此獄段鳳
山之衆安平山之諸金各分族黨有若便戰則拘攣不問獄
難究竟故拔例捧招而安世文安致文李行傑安漢吉金長
年水等出於學文父子之招是乎乃并在逃未捕是乎旀玄
字號屍帳三件良中勘合書塡一件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
粘付并與行兇器仗圖畫上　使閔塲段鳳山武陵坊塲底里
後沙石川邊廣濶難尺是乎旀屍體段還入房中依初掩覆
厌印封定軍人守直正犯安學文段具格送囚該郡獄罪人
中正犯父安順西干連權台史看證崔好傑詞連安吉文并
拘囚於該郡將校廳以待　處分其外諸罪人姑為保放郡
守自此還官緣由并以牒報為臥乎事
題音内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父子同惡惹起紾吠之變敢徑共

救甘作慊援之勢中路頡頏反逞荷杖之習蓦地搥打即辨以梃之殺鬪場之扶頸昏仆衆證合符屍帳之折骨癥硬兩檢成案實因更無可疑屍體出給埋瘞爲旀安學文段平日浮浪之跡已是可惡當夜強暴之行又何極悖不分緊要之項部猛加凶悍之手勢遂使卄歲餘健質遽作一夜間冤鬼一次之打渠亦承款三尺之律烏敢得免兩檢官仍定同推官爲去乎約日會推同正犯安學文身乙以別杖箇〻考察嚴刑一次斷於洩情爲旀安順西段爲其子之免鰥嗾其族而惹鬧始欲強奪竟致殺變爲究所犯可謂是父而是子不可以學文之置諸正犯有所曲恕亦嚴刑一次權召史段由渠改夫之醜行有此悖類之作變亦嚴刑一次崔好傑安吉文之同往作梗不可無警各嚴杖四十度金卜孫金國西之擅移

屍身有関後𡤣亦嚴杖三十度並與餘外諸人一體放送之意

初檢官良中枚移施行向事　壬午十二月初十日

平山 朴君彦 林大卜 實因 朴被打死 林大卜勒死

初檢官平山府使姜　潤跋辭內致死男人朴君彦林大卜兩屍身依例初檢後天字號屍帳各三件良中勘合書塡各一件官上各一件給付屍親各一件粘付上　使是在果此獄段禍媒一女我及兩男一則昏夜毒觸七尺遽倒寃蓁莫逃一則白晝勒縊一縷卽斷父讐是復天道之孔昭常倫之至重各得其正甚可貴也其所審克尤倍十分乃仍于兩屍身出置通明平處處板子上以相當法物次苐洗罨看審是乎則朴君彦屍身段滿身上下他無喝起之處而但心坎當中血癊浮高方圓濶大其色紫黯按指堅硬是乎所心坎速死之

位而受觸隨沛苦主之招旣是的確兩眼之俱合兩手之微
握沕合於法文而試用銀釵其色不變故實因段以被觸致
死懸錄爲乎許林太卜屍身段眉上之肉綻腮頰之磕擦鼻
梁之皮磨胷膛之血瘡耳根之皮綻喉骨下皮擦痕必是亂
打所傷而執其中胷膛傷損若是緊重且顋頦下喉骨上縊
痕繞匝凹陷圍圓有寸其色紫黑按指微堅明是勒縊之痕
而犯者朴用孫招內三打胷邉一打眉上幾至無死之後慮
或復甦以索勒縊是如兪叱除良口眼閉兩手散擧出等諸般
形症節節吻合於被勒條法文而口中穀道試用銀釵色俱
不變是乎等以實因段以被勒致死懸錄而想像伊日之光
景參互各人之所供朴君彦屍親宋召史招㫖伊日大卜曳出君
彦於門外以其頭兩次觸胷隨沛堄下之狀丁寧目見是如

是乎乙遣林大卜之屍親白召史招曰大卜殺人之父而人亦殺之出角反角雖死誰告云則獄之究竟不外乎此而以言乎启彦則忽地風波心坎受損七月延縷猶云幸矣以言乎大卜則縛坐渠家打勅交加當下致命不亦冤乎究情究跡吁亦慘矣是乎旀凡遭獄變者告官償命於法有之而今此朴用孫段聞其父之被觸與其妻而還家纔過一宵竟致其父之非命亦具五内志切血讐之心復手執搗椎搜覓讐人于斯時也形如霜雪心如兵刃兇身當面憤氣撐肚以椎以享是讐是復自古人子之復其讐者未有若是之快且速焉論以常理情雖出於至痛揆諸刑法罪實關於擅殺固當置之於正犯之科而謹按 大明律鬪毆條曰父母為人所殺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卽其時殺者勿論以檢官膚淺之見實

難擅便不愼色目　使敎是考律裁處爲乎祢宋名史段死
者朴君彥之妻也以屍親錄上白名史段林大卜之妾也亦
以屍親懸錄爲乎祢閔士成安興伊金道守等段與朴君彥
林大卜此隣居生而雖參言詰之場未見鬪鬨之狀故并置
切隣頭民裴萬祿段居在十里之他村不參兩漢之鬪塲尊
位金致浩段君彥致死之後縛置大卜而別無所知故并置
色掌名目名不知郭哥及君彥率來之女兒雖出各招而變
出之前俱爲上京故不得捉問爲乎祢兩屍體段原初掩瘞
并八置同房各覆綱席一立各厭印三處定軍人守直爲乎
祢朴用孫之行兇據推蒙寧圖畫上　使林大卜之行兇器仗
段既是頭觸也故不得圖畫而今此獄事執仇報復可尚終考
互殺無間不必更檢是乎矣人命至重獄體莫嚴覆檢一欵

以待 處分爲乎旀諸罪人拘留檢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
并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音內屍帳捧上是在果此獄段先湖結釁之冤以正必復
之義而君彥之被殺無疑則大卜之行兇無疑大卜之行兇
無疑則用孫之必復無疑獄於是乎決矣第以查庭供招參
以檢場痕損豈意李來之女反作惹禍之人爲婦爲從有若
吳楚之相爭一强一弱翻成鄒魯不敵始也戱鬪終焉若觸
隨沛而昏窒若拓的確浮高而瘡痕重傷昭著遂使七日之內
遽作九原之魂實因之爲被觸大卜之爲正犯無容更議矣
若使大卜而倖生難免誅殛之當律然則彼用孫者爲且夷
性之賦天寧不甘心於即地腔血如沸眼火方烘獰維亂落
於胸臆勒索而交加於頷頦能辨即其時之殺以洩不共天

之痛可以見人倫之不泯而乾道之孔昭也報仇之義周官有著勿論之文明律莫嚴其在扶植風教不必論以擅殺同朴用孫特為放送為孫檢案中林大卜之不以正犯懸錄是何格式是孫朴用孫之復讎則復讎正犯則正犯而不塡色目又何蹂忽是喻該刑吏别附過應問各人並放送而屍體即為給瘞向事

壬午十二月十五日

遂安崔啓達 正犯李致曾 實因折項

初檢官遂安郡守金在豊跋辭內衆供喞喞事殊涉於疑眩一檢昭昭獄何難於劈破刑名惟恤死生無冤是如手同屍身出置光明如法檢驗是乎則沿身上下毫無傷痕姑舍亦無磕擦處故段無不到處無不周麤麤按指而撫摩間間依法而洗滌是乎矣遍體瘦黃口眼多合肚腹低陷等形症節

已符合於法文中病患卒死條是乎矣然有不然者存焉啓
達之死在於相詰之夕而被打昏倒之說自發於供招咳嗽
嘔吐等語乍出而旋入何打之輕而死之速也此足為屍親
輩之藉口則其在刑法審慎之地何以定要害致命之因擬
以情跡推以事理啓達之卒地捨命者何也若諭以被打旣
無可執之驗歸之因病有何的見之案揣去兩端轉八九疑
然郡人皆曰可殺見可殺而殺之可也若殺其不可殺則三
章毁矣五刑左矣豈可但以苦主輩必殺之言抑料強度敢
以無痕之獄謂之以被打死乎然則明其因病之所自雖使
行路而當之見者皆曰當然聞者亦曰當然然後生可無憾
死亦無冤故茀伏言當場光景則伊日金鳳逵家數箇祭餅
無乃啓達之三生寬頭食滯於寒節氣觸於鬪場一倒冷庭

遽斷殘縷此非闘毆卒死者乎而况清心丸之要求真油之灌
口亦非闘毆之所當藥餌乎且法文有曰一拳一踢足可致命
然若被一番拳踢而死則其所受傷倘復何如而能無内損
外傷之近似處乎讞獄乎玆啓達之闘毆致斃更無疑眩然
闘毆既無法文之上致命適在於被打之後故實因段以被
打後病患致死懸録爲乎旀李致魯當初元崔之詰也同在根
化之家則宜可以諄諄然挽解奈之何憤憤而干豫擲爐擲
桶尤憎尤惡人斯如彼無狂不敗況旀扛移啓達之時渠無
一言而受及夫面質之場死則擔當之說投諸獄體節渠真
臟險些兒檢庭如有一毫之痕安知夫此地能免三尺之律
手但獄無可疑病有的祟故李致魯段以被告録上爲乎旀
元明奎庵間竊飲之說胡閑大事庭畔揮擲之擧又復何習

而況先走告而計將嫁禍至供招而陰欲構入若推以刑法萬
二巧惡假使啓達死非病祟先犯者渠也安得免重辟但死
無打祟告有覔頭故以干連錄上李國甫旣與致曾明奎相連
膓肚一乃氣力在房而執鬠出門而批頰莫曰有先後之別
焉得免干連之目是子孫李良仲金海連聞根化之言專致
㛂之家並置詞連崔斗億扛置啓達者渠也專報致㛂者渠
也合置看證而與死者爲四寸娚妹故有嫌公證一次捧招罪
人開錄崔啓玄啓成兄弟一則八邑專奇一則扛移啓達而但
是啓達之四寸故雖出供招並不得如例塡目而責供只分
庭一次平問而呈後李致曾妻鄭召史李國甫妻崔召史俱
出供辭有嫌證夫乖以平問呈後隨報該坊風憲金炳益郡守
到任前出他未還只有該洞文報白根化此獄禍階出於渠

家而終始叅見宜置看證而檢前逃解不得取招金鳳並侤
達之喫餅與否固當一問亦以在逃金宗必白根弼金順声
崔石祚等峽村愚氓㤼於獄事魚奔鳥散容或無怪揆以獄
情萬〻痛惋是乎旀餘外諸人取其緊歇或捧單再招而並拘
囚被告罪人李致魯及手連罪人元奎明李國南等並爲牢
囚屍體仍掩舊衣還入房中灰印封標天字號勘合書塡屍
帳三件良中一件給付屍親一件官上一件粘付上使爲乎
旀覆檢官以新溪縣令請移擧行郡守自此還官緣由並以
牒報爲臥乎事
題旨內覆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是在果覆檢官段新溪縣
令以箋文差使員令將上京乙仍于更以兎山縣監移定發
甘爲去乎以此枚移施行向事　壬午十月二十六日

覆檢官黃州牧使尹滋祿跋辭內前件致死男人崔啓達屍身依例覆檢後屍帳三件良中地字號勘合書塡一件官上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是在果此獄段傾縮之白酒已釀百年禍孽段倸之青繹無乃三生惡緣爾們竊歐之說不幸殷口彼是滚醉之人忽激憤肚言所泱者酒商一夫氣所使者醉漢三個是非交爭強弱不敵元哥之打脚自歸發明之例奪國甫之批頰不過助勢之杢色至若李致魯之下手其拳故必殺之處心先自房中雷攻若舉爐擲胷而送倒纔出門外雷御拳焉執槽打背而沓仆仍不省覺神魂未捨言語不通想像當場光景莫曰所見者之落膽至使所聞者而爽魂况其當此禍迫之啓達者臟腑能不摧裂而魂魄亦不飄蕩哉又況捽曳田畔更加一層毆打者可謂死僧習杖

雪上添霜而幸有從弟等之来奔負臥致魯家之房換歇以人
糞油而旋吐不下口出鮮血而氣息奄忽俄以強壯四旬之軀斷
送性命而時之間究其事則浪矣語其死則慽矣然則其死
也緣何實由於被打則弟當確斷實因名目而實因之法参互
詞證之供招較諸檢驗之傷痕乃定實因而今此獄事段屍
親曰被打詞連看證皆曰被打切隣頭民但曰被打于犯諸
人亦曰被打胷身至於承服其行兇則其所被打斷斷無他
且其行兇器仗如許大木之火爐也若彼重之木槽也而其所
受打亦是要害之胷背則其打猛毒其痛酷烈故僅延兩時
而即斃更無毫疑之他祟明是當下之戕殺是手矣及其開
檢也冬月凍屍溫軟洗滌煮醋炒糟如式貼付對衆按摩是
手則肉色之或青或黑無非變動之色而遍體隨指柔軟何

合上下毫無可執之痕損玆曷故焉檢獄之事體情態雖曰萬
狀豈有如此殊常乖宜之理以若檢官之膚淺實未知檢式之
妙理將何以劈破是乎乙喩左思右量庶可臆斷矣盖據體
圓大故擲打綿衣之胸而不甚襯着卽爲撞破則外雖無痕
內必搖盪積之爲形其底不方其長尺餘橫過背邊則外亦
無損而背是臟腑之所系也其打雄壯臟系已斷譬若風打
樹而葉自落水無痕而魚有傷者而杖與風而有異皮與水
而不同然而聯綸理勢則似或然矣今以死者之生前形色
言之槽打卽仆神魂未拾云心藏神肝藏魂則神魂未拾者
此非心肝所傷而何是乎旀且言語不通目眦瞠直眞油旋
吐云心受病舌不能言肝受病目不能視脾受病口不能食
則其所語塞目瞠油吐者亦豈非心肝脾之受損而何是乎

孫且口吐鮮血云氣至咽血至濡而氣未咽則血未濡而逆
出今此口吐鮮血者豈非內傷氣窒而何凡人之眼目不及臟腑
故內傷二字獄家之所忌而然而死者之死祟無非內傷而
內傷實由於被打則屍首之口眼開兩手不拳髮亂等形症脗
合於被打死條而旣無外著之傷痕故實因以內傷致死懸
錄屍帳爲手孫李致骨段素賦狠性難掩斂跡渠雖云盜歛
之累說古亦有篭間之狂趣則此與錢穀間所盜有異何必
痛憤而滿腔使氣起怒於不怒之地肆爊於無爊之人因忿
器仗之輕重不分部位之緊歇在房而爐打出庭而褿打使之卽
仆昏窒不省莫曰一打再打渠是先犯後犯則旣云絕悖尤
極兇獰而又況更加田畔之毆打及至房中而殞絕者渠亦
人性胡寧忍斯天理孔昭永當直流故闕格之推議欲巧目

拙行兇之承服有惡必反繼歸於醉醺朦朧之中難逭於約
章同救之科殺人者死三尺自在百喙難容一辭鼓掉李致
魯段以正犯錄上爲乎旀李國甫元明奎等段渠與致魯旣
是同轍之人而激憤於羈飮之說或爲打脚或爲批頰亦云
駭悖任使致魯而毒打初不挽解竟至殺越者一而二也而其
所犯手不至緊重故並以干犯錄上爲乎旀李良仲金海連
段鬪場光景俱是目覩立證者故並以看證錄上爲乎旀崔
丰億段與啓達爲從甥妹之間而雖非公證招辭連脉故權
以詞連錄上切隣張成孫段性見啓達被打沛卧之形色又
見殞絶之狀故亦以詞連兼切隣塡上爲乎旀白根化夫妻
與崔石祚金奉益等段雖出供招皆已初檢前逃躲尚未捉
現故不得捧招爲乎旀李致魯妻與李國甫妻等段雖出供

招非但證據而別無可問故亦不捧招爲乎旀屍親崔啓玄
之弟亦出供招又無可問故置之爲乎旀正犯罪人李致曾
段具格牢囚于郡獄干犯罪人李國甫元明奎等段並以着
枷分囚于該郡將廳及長房餘外諸人幷姑保授爲乎旀行
凶器仗乃是土大爐木狗槽而大爐則巳〻破碎不得圖畫
木槽段圖畫上　使以備考覽爲乎旀牧使自此還官緣由
幷以牒報爲卧乎事
題音內三檢狀憑考次屍帳捧上是在果三檢官以瑞興府
使差定發甘向事　　　　壬午十二月初三日
三檢官瑞興府使趙秉䥉跋辭內前件致死男人崔啓達屍
身依例三檢後屍帳三件良中天字號勘合書塡一件官上
一件給付屍親一件粘付上　使爲在果大凢讞獄之法殺

債係是重辟哀敬罔敢輕折檢之覆行欲詳死因之照確供
之更責要得犯贓之破綻是在如中此獄段殯斃旣跨三朔
簡驗乃至三遭兩案之有左衆詞之欠的是白如乎其在重
獄審克之道不可率爾論斷乙仍于崔啓達屍身出置通明
而時當嚴冬全體堅凍澆洗翻轉試用法物候時準式親手
按摩是乎則仰面額角左右如干作疵處五庫太陽穴左
邊皮磨處一庫此是磨擦實非痕損別無可疑是乎旀至若
合面之項頸頗有浮氣左傾右傾前垂後垂以兩手執頭搖之
又有磨碎之聲是乎則此以檢頭之症較諸速命之部死者之
死在於當夜其所項折更無疑眩是乎故實因段以折項致
死懸錄爲乎旀哀此崔啓達家素貧窶負酒行商要利生涯
往彼村落逗留滌盃勢之悽凉不言是圖得喫祭餠之間忽

達酒壺之空以此起鬧猝被致魯之毒打因爲俄頃之間七
尺未保一縷斷送論其情則慽矣語其死則慘矣噫彼李致
魯以渠悖戾之性窮人生計之酒反爲起鬧施頑行悪以爐
先爲一擲以桶繼爲兩打使此無病之人竟作有冤之魂是
遣况以死中求生之心做出欲巧反拙之計以其喫餅之病祟
粧捏納招究其心腸尤極兇獰當於伊日若無致魯毒打之
擧豈有啓達猝死之理乎正犯段以李致魯錄上爲乎旀元
明奎執髻踢脛李國甫曳出田頭雖是同場之犯乃有輕重
之別故俱以干犯錄上崔致燮死者之三寸叔而發告者也金召
史死者之妻故並以屍親捧招金海連李良仲聞白根化妻
之傳言追後往見鬪傷者也崔手億段移置崔啓達於李致
魯家者故並以詞連錄上白應辰張成孫居於比隣者也

宋召史段𠁼洞崔石祚之母而其子逃避則以次知待令故
並以切隣捧招風憲金炳益段其時以公適逃躱尚今不還
故未得捧招頭民李文範洞長崔石圭具由報官者故並依
例捧招崔啓玄段卽死者之從弟而往見被打之狀故只捧
單招金鳳益段以給祭餅者故亦捧單招而不塡色目是乎
旀白根化之夫妻與白根必李榮植雖出於諸人
之招而白根化之夫妻與白根必逃躱未捉李榮植出他未
還故並不得捧供行兇器仗段卽大爐與狗粥桶而大爐破
傷未納故不得圖畫狗粥桶段圖畫上使爲乎旀正犯李致魯及干犯李
國甫元明奎等牢囚本郡獄餘外應問各人並爲拘留府使
自此還官爲臥乎事
題旨内屍帳捧上是在果大凡列名之重莫最於殺人獄情

之初必先於檢驗而檢驗之法尤莫要於執因故百回盤問
毫同或忽永疑於無疑之地更推於已推之案痕損焉執其明
的證招焉據其確晰然後庶可無一差千謬之歎古人之欽
恤服念克審且愼者良以此也今此崔啓達之初檢以彼打
後病患致死懸錄覆檢則以內傷致死懸錄者前後之相反
何若是相懸也槩論當場之事自己生活專靠於一擔之酒卓
午討喫不過是四箇之餠責以竊飮難辨尨間之吏部急於
求藥未遍壺裡之長房悖濩連肚莫當蟻援之勢致魯遲憤
先使豕突之氣火爐木桶俱是堅强前膛後背亦係要害以
此至硬之物當彼莫緊之部人非鐵石孰能保安方其捽曳
之際不分緊歇之部揮之打之無所不至而又重之以爐撞桶
撲之擧者想像當下之所見可謂曾前之罕聞而初檢之曰

被打覆檢之曰內傷非不曰執因之似然而一辭至尾全沒起
疑之論四大隨指亦無可執之痕至有三檢之擧挨以檢格恐
欠綜詳初覆檢刑吏姑先別附過是在果謹按無冤錄諸死條
云堅硬撞打至重者紫黯微腫卽係必死之證今於三檢
中有曰項頸浮腫又作磨碎聲者可知其被打之際或頓或添
且撞且着而項之爲體也中空而外脆必或被搖易致受
傷故曰虛怯之部也執此形症允合法文實因之析項致死斷無
餘蘊屍卽給瘞爲手旀唉彼崔啓達段疑山青出於酒國怒
濤白激於鬧塲橫被毒手之來加遽作殘縷之斷遂情固慘
然死亦冤矣李致魯段渠旣竊飮而見露於本主則事當自愧
而退省於內心是去乙不惟不此之爲反生反勝之計以爐以桶
隨手隨打不戢狂漢之習竟致殺越之變縱欲爲之鮮說安

得免手正犯約日會推爲先嚴刑一次期於輸款爲弥干犯元
明坐李國甫等段不思挽解同惡相濟一則執髻一則曳出
究其所犯與李致魯二而一也各嚴刑一次取招白很化段當初
鬪鬨出於渠家而有若傍觀無意力救竟乃迯躱未得捧招者
究所習殊涉痛駭期於跟捉牢囚並只報來是遣餘外諸人一并
放送之意初覆檢官良中枚移施行向事 壬午十二月十八日

海州朴召史 被告張二京賫因自縊死

初査官海州牧判官朴齊近跋辭內大凡愚夫愚婦之遷然捨
生者世或有之或因迫隘難耐之端或因至冤切憤之事然至
於此獄朴女以四窮之老物托三從於贅婿其所鍾愛無異
已子是乎乃微債見督不是異事一夜被囚胡閙大變鞭扑
不及債報幾畢而渾家愁亂是曷故也一朝闔斂又何妄也

乃欲傾盃而消愁豈料伐性而忘形於是乎無生之樂有死之心遽辨雉經之變斷送鴻毛之命是乎乙加喻情雖慽矣死固浪矣縊項而死苦主之發狀也無人指歸查庭之質言也執此以究不難決折是乎矣其在審克之道易致疎虞之慮別遣刑吏使之摘奸是乎則樑塵雜亂距地爲四尺九寸五分套頭之條所解下時絶爲兩端在於屍傍是如是乎所雖爲免檢實因之爲自縊無容更議是乎旀張二京段當納者公貨也當捧者援錢也捧此充彼宜有說焉而旣無挾私擇縱之跡只有擧公収刷之事然變出於督債之後則不可専諉於老妄之祟揣其情則似有鴻罹之歎論以法則不無烏飛之嫌故以被告懸錄爲有在果暫時責報非私伊公查庭質招指作無人其在欽恤之義合有矜恕之道是乎矣查體旣嚴

人命至重恐非淺見所可輕議是乎旀閔百元吳正國等段
當初光景雖未叅看死後移屍者故並置着證魯致西白石
交朴濟石等段並置詞連爲乎旀羅卒輩之憑公恐嚇自是
例習而朴濟石之忽發搜家等說有若恐動者然未免口失
不無其責是乎矣初不作梗云者非徒極口發明亦無詞證
之可據則恐不足深誅是乎旀詞連魯致西及切隣面洞任
等段別無更詰之端並一問再問而止套頭條所段既云解下
時絕爲兩端故不得如例圖盡應問各人逢授校卒而獄情
自初破綻屍親亦無指辭覆查一款恭俟　處分爲乎旀緣由
并以牒報爲臥乎事
題音內査案捧上是在果有證隣之明的然後獄可以妥析無
情跡之晦疑然後法可以施措而人之死也有冤死者有浪

死者今此朴召史之死謂之寃可手謂之浪可手若謂之寃
則別無諸招之可據其謂之浪則旣有告狀之請免究其死
由非寃而浪也明矣然而峯以四窮之一老物托身於贅婿
寄生於酒甬則其身勢之孤單契活之艱乏不見是圖而如
無當場極困之勢豈至一朝遽斷之擧苟念其情吁亦憐且
惻矣因有攸歸獄無可疑屍即出給使之埋瘞是遣張二京段
以若無多之債錢私相督報未爲不可便藉所買之公貨徵
此擧詐殊詄無謂且況多縱猛隷妄欲扠家以至於朴女自
栽之變雖曰無犯難免由律是遣崔周巖段渠以無依之類
旣爲贅居之人則宜守自己之分恪遵半子之義是去乙初焉
搜用於他人末乃徵出於聘家竟使白髮之妻母遽作黃泉
之孤魂揆以常情寧容若是其在勵後不可無懲各嚴刑一

次仍囚報來爲旀餘外諸人幷卽放送覆査置之向事 壬午十二月十六日

安岳白守天 貿因被踏死 正犯李廷熢

初査官安岳郡守金文鉉跋辭內大凡讞獄之法因其檢驗而
傷痕的知取諸供招而罪人斯得是如乎此獄殷有難捱檢莫睹
屍首之痕損直是行査惟聽衆口之供辭是乎所係以嚴訊
涉張仲官之看證的招則明是李廷熢白守天之鬪毆直臟也
有曰足踢膝築又踏臂肩者無非致命之傷是乎旀且以擔
屍軍所招觀之則屍親李名史哭於屍傍曰寒節衣薄致此
凍死且於李名史招曰過察其屍面紅身直蔕以謾見系互
情景則方其白哥之醉歸也受此晃月之毆打而不卽善攝温
煖旋又冒進雪程則安知無寒祟之添發乎其曰足踢膝築者
罔非毆打之證又曰面紅身直者亦是凍死之痕直曰被打

恐非省刑之典止言凍死有失愼獄之道故實因毆以被打
後凍死懸録爲乎旀噫彼李廷㙐段其與白守天有何業寃
是乎乙加喩同居里閈殊異乎遠方之生面偕往塲市莫非其
厄會之當頭市酒暈生於夕陽之歸路業火拌起於班常之詰
言捽曳守天之頭髻築踢守天之胷背又蹈腎莖之狀備出
各人之招則行兇情節到此綻露是乎乙遣況此風鳴雪塞
之地打彼衣薄膚冷之人者兇身之寔頑尤不可掩矣李
廷㙐段以正犯懸録爲乎旀盖此文山安屹之村自來海隅
窮僻之巷居民焉太平蠢貿習俗焉率多巧詐殺死之變謂
可以掩匿査問之招專事乎粧撰故屢回盤覈始知其情實
是乎則李果石李巳㙐卽廷㙐之父兄也以其犢䑛之心而
潛議于洞首由乎鴒原之誼而暗託于看證左右綢繆俾勿

播說者挨以法則亦當有辜語以情則容或無怪以父兄而
證子弟似違於格例故置之勿問為手祢張相五表宗日段
為其一洞之頭民者牽制於隣誼徃託於看證互相約束秘
不發口者其在獄體不可無懲是手祢李台史段渠以緊切
屍親洞人之當日已歸家夫之經宵未返不無疑訝之端甚
屍之填手瀆中其變之出於意外宜有探採之緖是去乙泛
謂凍死徑先殮埋者情理所在跡露莫甚不可以屍親而全
恕是手祢嚴仲彧張仲官段既叅於鬪場則宜挽而偕歸是
去乙抛置醉漢於中路各自散歸於洞内則無人救鬪竟至
殺變者亦不可無懲是手祢白元真段同念族親之誼只慮
洞里之槩守天之死由毆鬪初不言於其妻大守之委送通
奇終有諱於其弟以致獄政之稽滯終乃抵賴於查庭者比

不可尋常懲勵是乎旀正犯以下應問諸人并姑拘囚以待
處分緣由并以牒報為臥乎事
題音內查案捧上是在果大抵實因者單擧致死之由十分的
確然後乃可以懸錄是如乎潑皮不恤之習相與呼酒而痛
飲醉眼迷離之際必也喪心而易性不顧要害恣行絶悖闘
羅冥府每多冤枉之鬼幇漢套圈何限冤獰之徒已埋之屍
有難更驗未著之痕無以偏定古人之屢剪燭跋竟審評斷
者良有以也今此白守天之死既有被踢被築被踏可據之
證則於斯三者捨歇眼際可曰查體而不思分析遽稱被打
者是豈執因之法乎夫被打者或以梃為或以拳為隨手行
兇此之謂直贓而乃以踢而築々而踏之拈作為打而凍々
而死之料揆諸格式大欠綜詳且以凍死論之無冤本屍條

有曰項縮脚拳遍身白粟肉色黃緊者係是原症而今於告
招只云面赤體直未必其情文之得中也先錄被打已淺跡
忽次塡凍死未免違格擧行刑吏爲先別附過爲旀以部位
言之腦背則必死之處也臂肱則速死之部也以其必死較
諸速死其輕其重有懸有別實因段以被踏死厘正是遣變
出曰李似泥之山翁無異形俱紅麻胃雪之行人可哀素以
比閑之誼偕作觀市之伴遽爾班常之論不是胡嚷之事而
俱以虛浪之醉漢致此當場之殺越語其事則妄矣參以情
則慨然第起鬧者廷煖先犯者廷煖則渠雖有粧餙之計安
得免正犯之目情跡畢露幽冤可雪更加嚴刑期於輸實爲旀唉
彼白守天段白雪歸路誤作北邙之行黑月空山誰招半夜之魂
顧玆觸冒之身遭彼猛毒之勢則命之卽致理所必至而張仕

嚴仲浅既是作伴八邑則亦宜相救還家而初焉在傍恊力未
乃從中做謀目擊其起鬧之事口諱其行兇之節意在助桀
事非為趙極狡極黠胡至此哉又況甘聽兇親之囑暗售貨
屍之計荷究其由與李廷熳二而一也此不可但着證論更以干犯
改塡張汝純表宗日張相五等段獄體人命何等嚴重而互為
綢繆專事掩匿期於一辭相應幾手三章未伸者其在勵後不
可薄警各嚴刑一次仍囚報來李果石段暗掉三寸之舌欲鉗
一洞之口不顧自己之失着欲使其子而得脫撥以常情似或其
然而有関後弊果難全釋嚴杖二十度并與餘外諸人一體放送
覆查置之向事

壬午十二月二十四日

安岳 咸巳洪 李召史

初檢官長淵府使沈宜淳跋辭内前件致死男人咸巳洪女人李召史

屍體依例檢驗後坎掘假埋灰印圓籬封標差撥守直爲手詃
屍帳各三件良中天字號㪽合印出如法分上爲在果此獄
段二人并命兩檢同行苟非宿世之業寃有此當場之殺越
其所以該死寃死惟在手自割被割而變出孤屋叅證已久之屍在開
房憑問無處事理之荒唐獄情之踈濶未有若此者也第以
李召史屍帳觀之仰面之兩臁肕合面之兩腨腿等許多傷損
無非捧打索縛之痕也雖是深重此不足爲速死必死之處而
咽喉食氣嗓之刃割分寸若是濶大眼看其行兇刀子則其
尖甚鈍血痕塗濊以若利物受此毒割則豈能延晷刻之命
哉當下致死勢所必至是手詃彼已洪者是可忍乎一自結
髮之後又爲贅居以來琴瑟靜好必無厭薄之態室家和樂
豈有勃蹊之端託聘母而買藿可知歸情之敦厚誘舅丈而

速還亦見家道之察餙夫何猝起乎地之波自作滔天之變
擕往渠家深鎖房門取來麻索緊縛手足棒打之不足刀割之
甚毒使此青春芳年遽作黃壤羈魂是乃狂耶醉耶鬼耶人耶
非醉則狂非人則鬼若其本性豈至此境狂也咸夫猝地作
變哀哉李女死期當迫無人過去有誰挽解市日尚早乃親
不來呼爺孃而幾次氣窒塞而幾遭竟於受刃之際雖有遐
截之心容身不得束手無策情固可憐冤將何伸嗟乎百年
佳約只信月姥已矣八載薄緣都付鬼關豈意夫婦之間反
作仇讎之地實因之為被割已洪之為正犯斷然無疑是乎
旀已洪之死亦何故也以渠晃狂之性猶見慘死之狀恇惻旋
生心神都喪况殺人者死公法自在與其被刑而代償莫若自
手而裁處仍執其刀惟意割斷明若觀火僉除良屍帳上咽喉

食氣嗓之刃割如彼深濶口眼合臂曲手握等形症及起手重
扨手輕之法文照然脗合故實因段以自割死懸錄為乎旀李
召史段巳洪夫妻言詰之狀傳言崔女金利先段巳洪致死之由徃
傳其弟者故並置詞連似此重獄全沒看證有欠獄體是乎乃
無人叅看未得備具為乎旀切磋之以三人取招乃是例也而
事在孤村難以依例責立只以兩人執定而別無可問之端
故并與向里任等一體單招而止為乎旀繫縛之山麻索行
打之石杵柄足可為行兇之物而李女之致命非由縛打實
緣刀割巳洪之致死亦因刀割故只以刀子圖畫上使為乎
旀應問各人等俱無掔関亦不無来往之弊故并姑保授本
洞而李女之死出於巳洪巳洪之死出於自手大無冤眩更無報復
出給屍體斯速埋瘞之意而邉屍親一辭納告覆檢與否何以

為之是乎乙喻更待　處分為乎旀府使自此還官緣由牒
報為卧乎事
題旨內屍帳捧上是在果風打花落卽蝶之情太薄水流山
空佛鳥之夢忽驚玉蟜借床深托半子之緣月姥斷繩幻作
三甲之牽辦錢已防頓買一束之藿匪斧不克忍伐三生之
樹咲彼李召史芳年纔過青春潔行無愧白玉語無反唇偕
期琴瑟之老愛有鍾情相拖襁褓之稱數戶孤村人皆交指
中纛地業障魂已散於釖頭好緣便是惡緣愚夫無乃狂夫
其情也慽其死也哀孰此以究因有攸定是遣噫彼咸已洪
段一生寄跡縱多贅居之歎八載同室自有和湛之義則設
有交謫之事宜責柔順之道而不思所以善導乃反加之威
喝甚至於索縛而懸打又重之刀割著痕刼壓漲於空悍㨿

日斜於深扉及夫迺妻之終命遽出自己之惕心取次自刎作此弃命是曷故焉殊涉訝然桀以年少之種子且有情狎之荊妻抑何以變心於一朝遽致此捹命於當場延津之釼俱化藍田之杵已碎然則歸之醉狂可乎歸之鬼祟可乎歸之醉狂則不飮之苦招自在歸之鬼祟則砍木之本事可據以此以彼有犯有因一獄兩檢其誰伸雪屍體並即出給埋瘞是遣應問諸人亦即放送覆檢置之向事

壬午五月二十日